

書



聞過齋集卷四



門人靈武王僈編次

邑後學邵銅校刊

讀書室記

樂清潘氏有讀書之室蓋君仲晦為書其扁且介以  
來求予文曰願有以教之予不敏竊惟天地人物之  
理君臣父子之義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正心脩己  
之法莫不昭然具在於書必讀之而後有以識事理  
之當然以成已成物而不謬自古及今英賢豪傑之  
士未嘗不由此者卜夏言未學吾必謂之學君子以



爲過季路言何必讀書聖人惡其佞顧書不可不讀而讀之固當有法蓋不讀非聖之書則異端邪說不得以亂吾之聰明而志定慮專無他岐之感諷誦習孰循序漸進則無欲速不達舍近取遠之病優游涵泳沉潜玩索則不徒口耳而有自得之實朝夕孳孳無有間斷則溫故知新而有日進之益驟覓勿喜小得勿足則人百已千而有必成之效嗟夫去聖既遠遺經徒存師道不立斯文殆墜聞有讀書者不啻如空谷之蛩音也抑不知其立心何如也如以義則爲己也以利則爲人也爲己者自一話一言莫非切己心存而默識身體而力行極其至也雖聖可幾也爲人則不過資辯博富詞翰以耀世俗媒取利祿而已於心身何有焉故予嘗病夫人之讀書而設心以利者又不若不讀之愈也今潘生築室以讀書名固予所喜又不遠千里來徵言逾年而愈勤則其志之不在利亦可知矣故道之如此俾朝夕省焉庶幾進德之助

### 遊上林記

予舊至章山聞西六七里許有上林之勝北十數里許有鴈湖之奇欲遊之久而不果乙卯冬末予與王



侯用文以吊事至林嶼遂約翌日登鴈湖已具而主人有遽不得偕往因興敗而王侯猶力獨邀予至上林侯先往遣僕夫以甕子來迎由林嶼行二里許至郭家店川明谷豁鷄犬數家時村民方蔣麥兒童狎走來往野婦緝道上牛羊牧其前藹然墟落之趣沿壑里許乃躋石磴並麓曲折左為畚田右為林木稍進而夷踈竹數竿老梅抱石立灌莽吐十餘花淡然若自娛者歷數折負崦一二人家高爽幽寂門戶盡閉益使人蕭然有出塵之賞自是以往夾迳皆脩篁晴日篩光微風成韻又入深林蔭鬱里許表曰白馬

峯蓋佛寺在焉地勢廻環屋宇宏麗輝耀奪目而予行亦倦矣遂憇卧雲軒寺僧焚香煮茗來供故翰林林公潮守王侯諸名人詩具刻在壁余亦寫詩軒中僧又設酒肴延客甚勤乃登寺山周流盤桓或藉草根或坐磐石長吟舒嘯興至隨量而飲望高林斜照紫翠如染觀僧引泉自別壑釀之注佛殿下為沼以植芙蓉沼中溢出右山之足轉經前山復入為池旁引泉入齋厨下之以激機舂然後遍行蔬園間以資灌溉既又復歸于池以出而泉亦勞矣是夕宿軒中附穴至夜深乃睡雖猿吟澗響足山中之景而鐘鼓



磬鐸之音鏗旬鞋鞞不為落莫寺僧再請登鴈湖黎  
明北風大作寒不可禦鴈湖在望而不能即信乎遊  
覽亦莫不有數焉又輟以俟他日姑記上林之遊如

### 重遊鼓山記

歲柔兆執徐吳子客居董下出門面鼓山惟限一水  
自初秋即約數人同登既而七月中雨八月中又雨  
約重九重九復雨閏月雨不止所以約諸人咸以事  
違然予意獨勤念過此則冬氣將厲寒不能登矣十  
月十一日風定無雲里中陳坦士周彭琅德彌吳杲  
孝升三人皆舍遽相從凌晨渡江自蓬隄入荔林依

山右行曠旭宇霽道傍野花炫耀黃碧色霜林葉如  
染采山果可噉澗中泉韻琮瑋鳥聲唳唳飛來近人  
若相娛二里許至岐路乃絕壑橫渡小石扛遇數人  
家復有岐路當右有少年坐石上給曰左乃左行由  
屋後躋石磴崎嶇險峻近二里所達路寄衣鳥寺中  
升數岡則篁竹深密不可尋路有逕趨山右並崖而  
進雖杳異然意可得達遂循之里許值窮見水源而  
返蓋寺中引泉處也退而披篁刊木剪伐榴醫登樹  
而望向高直上攀緣蹭蹬三里許然後榛莽之中畧  
有微蹊可辯衆共喜進五六百步果至峯土頂人不



勝其勞憊息良久尊酌屢行然後徐起徘徊瞻眺意  
既適則又樂而忘罷矣訪予曩年宿處荒穢特甚不  
可以前下山日將暮月已升東不能復覽洞中諸勝  
出近南寺得村氓引導暝黑穿林中歷畝田指示詳  
悉乃乘月度嶺上下緣麥隴中取道抵灰隍喚舟從  
西岸來濟及家將二鼓矣是遊雖不能從客若疇昔  
然然於世故沉困憔悴無聊之中得一日之暇以紓  
憂釋慮將亦不易得耳復憶十教年前城中倪林二  
子屢嘗欲登以不得予偕而止者五六遂終身不能  
登今予屢登而二子在泉下不可作矣因忽感念涕

泗為零二子倪則挂德芳林則琦公偉也

### 春暉閣記

東林生熊飾小閣于室之西以為奉親之所且取孟  
郊詩語名之曰春暉閣直正南啓戶見山花卉果實  
雜蔣於其前春明景熙草木萌長虫飛鳥哢物各生  
遂薰風日長語燕相呼槐深柳密靜若無暑郊原入  
秋穹宇朗清梧桐炫金楓葉如染賓鴈來翔嘒嘒蟬  
吟明當軒爽氣近人雪霜既降檜栢青青背陰向陽  
南陸出巖朔吹不及迎暄抱燠四時之景變於外而  
閣中常若陽春焉阿婆起居優遊宴息雍容含飴弄



孫子婦承顏左右娛侍天下之樂孰有加於此哉昔  
阿婆持家理生勤儉勞苦奉身不越禮度教子嚴而  
有方待宗族克正而睦馭婢僕雍肅而恩故內外無  
間言而家裕業進熊也遂克至于成人今阿婆年逾  
七十康寧強健子孝婦順諸孫嶄然殆天所以報阿  
婆之義知其年而深喜且懼焉滫瀡其旨之供必竭其  
力怡愉和柔之奉必盡其誠愛日之誠不能自己猶  
不足以報其萬一夫春陽育物不自以為恩故其恩  
不讎親之慈子不自以為德故其德無極古人以是  
為喻蓋反求而自得於心者傳曰孝弟至林木茂孝  
之生福也如此而移風易俗善莫大焉生其勉之既  
為之記又為之賦東林六章章四句

東林有木其木維檜雪霜屢驕其葉肺肺○東林有  
有木其木維栢其枝翹翹其葉滌滌○東林有烏檠  
檠其羽聿飛遄臻言返其哺○淑人有淑恭儉惟德  
天監厥美賚之遐福○其福謂何有婦有子亦有令  
孫曰母是侶○煦煦春暉悠悠草心勉爾順思懷我  
好音

遺安堂記



濟南林貢父才茂而學富能安以自守至正之末官  
爵猥濫閭巷小兒市一資半級以炫耀鄰里貢父子  
時方且課僮奴力耕抱盞灌畦勸之仕不應既衆勸  
之取則龐德公遺安之言揭於堂然後勸者始息世運  
變遷攘攘之徒競進以希新寵曾未數歲禽獮草夷  
蓋萬一有全者人始服貢父之高貢父將求予言因  
友人林玉請數年矣辭勿獲乃為記之予惟安之義  
廣矣德公之言一端而已矣夫莫安於理出於天而  
具於人心物必有則事必有宜大而民生倫紀之間  
細而日用動靜之際吉凶榮辱之兩途利害得失前

陳必也審擇而處之順理則安逆理為危危者棄而  
安者即雖至顛沛不易况造次乎若世有道則仕無  
道則隱進將施利澤於人退而避禍難於已其出處  
固自有宜非獨以退為安仕即為危也子向之所處  
亦既得其安矣今吾將語子以大安之道孟子云仁  
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禮人之大門也誠能得  
是宅以居由是門以出遵是路以行將見無往不安  
無入而不自得以是淋之身而教之子孫雖百世可  
安也所遺固不甚遠且大矣乎嗟夫景升以荊州之  
全畀其子後世曾不得芘其闔閭以居世之惑者往



往累金玉恨其不多廣田宅畏其不厚與子孫交手  
相付旋踵而失之且禍逮焉然則非其所遺也遺  
之不以安而以危也觀子之名堂亦可少戒矣銘曰  
事物之理各有當然人之置身亦猶器焉失平則傾  
失正則反不反不傾乃得其安於皇昊穹降此民德  
視聽飲食咸具爾則子焉克孝父焉克慈有字靡疾  
堂基播菑兄愛弟敬因心交于既翁既好無交相瘡  
男正乎外女正乎內閨門雖離燕及童孺言必忠信  
巧給取憎行必篤敬蠻貊可行孰不欲富得之以義  
孰不欲貴取之有道決身以饗終乃賈禍曰貧與賤  
人曷不堪在分已定天胡可貪順命守素荼茹其如  
我思古人心安於理苟得聞道曰斃可矣凡百君子  
念之敬之鷄鳴而起為善孜孜人亦有言無念爾祖  
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我銘于堂譬彼書紳善慎爾遺  
遺于後人

南樓記

樓以高明為主而面南特勝高則可以眺遠南則向明  
而於四時之氣無不宜藍田陳氏所居右闕一樓以  
為遊憇之所凡賓客之來必居是而扁未有刻以質  
於予予曰既南矣謂之南樓不亦可乎主人曰吾子



幸有以教之予曰古人之制宮室必面南而背北所以順陰陽適寒暑而通乎氣也若是樓之景當星鳥之殷辰攬萬類之萌鬯東疇土膏被襍襖而事來報者鱗然於其上君子契之則有務本勤力及時不怠之思焉大火正中炎燥灼人薰風時來煩愠俱滌視脩途峻嶺行者往來役役君子達之則有知止自足安分無求之思焉天高日晶秋氣慘栗草木黃落群陰斂摯君子感之則知屈信進退之義焉天地閉塞泉涸澤堅居人空向蟄虫坏戶君子體之則知掩身檢德之戒焉是樓於人豈小助耶若夫輕烟暖霏晴嵐宿靄和氣動盪秀色滢溢月明而萬頃銀涵雪積而群峯玉麗霧雨濛迷若扁舟之凌巨澗四時朝夕晴雨明晦而是樓之景可喜可愕可賞可愜子之兄弟群從子姓相與逍遙於其間以遊神騁目遣懷適興而暇日以娛嘉賓會親友談今講古觴酌賦詩彈琴投壺穆清風之可挹無俗塵之汚人則於斯樓寔為宜稱而是樓之所以合天時總地宜善人事者曷一而不備歟抑其視元龍百尺為何如主人兄弟鞞爾而笑奉觴而進請書以為記

集芳堂記



乾坤清淑之氣萃於人者為賢俊其萃於物也鳥則為鵠鸞鳳凰獸則為麒麟騶虞其萃於草木也木則為松為檜為楸楠豫章草則為蘭為薰為蕙為蒨為杜衡薜芷夫人之與物之有是數種其類雖不同然皆善也故善人之所好亦必從其善焉乃若昔人正則之於蘭淵明之菊周子之於蓮林逋之於梅千載之下觀其所愛而得其為人焉聖人有言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則交游之於人益不輕矣今揚生之堂所植無非嘉木奇卉林懷之又以集芳名之觀其所<sup>好</sup>如是則其所與交游必

無匪人者揚生必欲求予言懷之為之請益堅吾將引而進之夫屈陶周林四君子者其貞節雅操令德高志皆人之所素仰所愛草木亦因四賢而得名今揚生之於衆芳誠知其美而好之不徒為耳目之玩求其實反之於身而資以成德則亦無愧乎昔人之愛物矣其芝蘭玉樹產於庭階也曷疑予雅愛懷之雖未知揚生因懷之固足以知之遂書以為集芳堂記

心遠堂記

東林林生請於予曰昔先大父嘗營一堂以為燕休



之所署其題曰心遠迨某則三世矣未有以發摛其  
旨願先生之教之也予曰之子大父以是名堂得無  
有取於陶淵明詩語乎曰然予曰子之大父蓋賢而  
隱者也當元之中世民物方阜人有藝能術智者莫  
不輻集京師務以自售展其四體光大其業而子之  
大父乃能晦迹丘樊潛德弗耀薦書不名鋒車不召  
栖遲偃仰於衡門之下教兒讀書課僮力耕與樵夫  
牧豎為伍茲其所以名堂之意蓋將獨善而與世相  
遠者也若子之父篤學好脩親仁樂善於世事不關  
意鄉里稱為善人日惟與賢士大夫朋友談經講史

商論古昔暇則詩酒優游若將終身焉者至於卒奪  
其志奔馳仕宦違其素願然其心未始異於淵明今  
子藉祖父遺澤安分無求足以樂生抑予重有告焉  
夫遠非徒高舉長往邈世之謂也山不遠則不高水  
不遠則不深視不遠蔽於近慮不遠則有近憂道不  
遠則無所至田廬所以厚子孫也而守之未必能遠  
貨財所以裕子孫也而用之必當有盡子之祖宗傳  
世六百餘年以至於子吾意今日之存者皆其孝弟  
忠信慈惠謹實積累之餘未必在乎區區田廬貨財  
而已吾所謂遠意蓋在乎此生乎勉之上承祖宗於



既往下被子孫於無窮夙夜孜孜以是為心則其遠有出於陶言之外者生以為何如曰謹奉教遂書之

### 宗會堂記

羅田林氏舊為祠堂繇遠祖而下二十一世凡族人桃毀無後之主悉祠之其在于孫見祠者為二主以柑昭穆之次月朔望令族人致敬春秋卜日而祭於追遠之意可謂厚矣宣城貢秘書嘗為記之然子竊有感焉古者合祭桃毀之主於祖廟惟有國者得為之大夫不及也庶人薦於寢蓋用生者之禮先王之制豈得逾哉乃為正之使各瘞其群主又為之次其

遠祖以來世系名字具為一圖顯而易見冬至正旦陳于北牖宗子率族人羅拜堂下畢則撤圖布席宗子升坐于堂之東族長一人升坐于堂之西昆弟子姪以次成列序拜就坐獻壽設食勸酬禮終尊者稱述先代功德締造之勤積累之厚子孫守成之不易履墜之不難蚤夜脩飭毋或不善以隳名辱身庶幾有以承祖宗之澤衍於來世用是為訓然後昆弟子姓各誦所聞或傳記故事或近世賢者或鄉邑之人其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以復于尊以告于其衆族人人有過則衆勸勉之期以必改族議既諧因更其名



曰宗會之堂將以上章滂灘改歲行禮請予志之以示將來予惟舊日合祠之意蓋欲子孫不忘乎祖也今日宗會之意蓋欲子孫共仁其族也能仁其族乃所能孝乎祖舊則自源而祖流今則循末而知本其禮雖殊意實不異夫人尊祖敬宗之念亦豈有窮哉顧禮制不可得為易之以圖則舊時之意不失而事得其宜豈不百世可行耶夫屬親疎而族則一世有遠近而本則一人君子於同類且一視之况同氣耶自夫一族之仁推之三族而益親行之十室而可化風俗之移亦具在是予之所以必嚴宗子者欲族人知有所統先王之法雖不行母亦存其名而已餘悉具貢公記者不復書

愛日堂記

人之生必本於父母故其行莫大於孝君子以母父俱存為樂而王天下不與焉則孝子仁人之愛其親可知已夫人之身必壯而後有子迨其子之長則身已衰矣迨其子之壯則身已老矣視聽不利於前舉動不便乎昔思慮不及於曩時食少而易飢膚劣而易寒也血氣之不充痾瘠之相尋為之子者豈不思以安之願已邁矣衰者不可得以復壯老者不可得



而還少雖三牲五鼎盡其養溫清定省盡其禮洞洞屬屬盡其敬柔色婉容盡其愛左右無方盡其勤然往者不可及來者未可期而日不足矣鷄鳴而起問其寢也視日之旦而憂其中既侍膳也視日之中而懼其曷將夕食也視日之暮惟畏其下蓋將以月為日而不足必將以歲為日而猶不足也歲且更矣念吾親之蔭雖益一而來者益狹慕戀之情益切故視景而喜視陰而疑惟恐吾視親之日短於不可及者不得施焉此聖人所為喜懼者也若彭城董公瓚年甫壯以明經茂才舉司征來闕仕途發軔二親蔭各

未衰迺以就養子婦晨夕不離承顏順志幼孫學語於前一堂之中唯俞色笑有若春臺又題之以愛日其志抑可尚已夫父母俱存固人所樂而親未艾尤不可得昔老萊子年七十奉二親為嬰兒之戲人亦孰不願為老萊者乎海自念不孝早為先人所棄不奉盃水盂菽之歡今而既耄徒有終天之感視公瓚二親同享祿養此天所以錫之者而人莫能及也古人有言惟德生福董氏之門其種必厚不然何其獲福若是歟異時二親黃耇鮒背公瓚之年亦老矣庶幾有匹於老萊故誠為樂之既為之記又道以詩云



瞻彼日矣其暉煌煌爰升于天耀于四方瞻彼日矣  
維暉融融耀于四方升恒于中人有父母或者或耄  
我有父母鬢若玄髮人有父母或靡克具我則具矣  
曰亶有豫春陽熙熙淑景載逢草木具菲我親則怡  
夏日悠悠暑陸孔脩薰風時來我親不憂秋日則杲  
冬日則燠則煦其寒亦解其肅南阪有蘭北墉有蓀  
厨有井旨以脩饗殮崇我邊豆潔我罍爵父母既慶  
室家且樂温温淑人恪慎克孝天錫父母百歲難老  
人日不足爾目孔多善爾優游相爾作歌

阜林鄉學記

長樂邑南五十里海濱曰祉溪舊有鄉學宋英德府  
學教授林垓子之所創也隘陋弗稱廢且百年其孫  
文溢謀於鄉族乃改卜地于溪之陽曰阜林建禮殿  
講堂左為列舍以肄諸生右為祠堂以崇先賢門庭  
邃幽廊廡周嚴庖湏完具道無所出里人李麟築田  
為之地有關里人林節生奉園足之庀工於洪武十  
二年冬而竣事於十三年春餘資為田十畝前有湖  
其芟魚之利入于學既成來徵記于郡人吳海海惟  
古先聖王化民之政莫重於學而學莫先於鄉自鄉  
以及閭巷莫不有師師教民孝弟忠信勤力務本民



朝夕出作入息必稽善而獎之過而禁之故學校為  
育才之區而鄉閭實首教之地三代盛時其制若此  
治效安得不隆哉後世視為文具而俗不逮古國朝  
申嚴其法信謂知所務矣若文溢是舉不惟復三代  
之德而又廣前人之功於以教子弟而淑鄉人予見  
其有成也抑予將有告乎為師者夫自孟子沒而聖  
人之道不明異端擁謀術數之言橫流于天下洋溢  
充斥千數百年不能止逮宋周程朱夫子出而繼往  
聖開來學三才若肇建焉今其遺書家傳人誦然而  
士大夫心術之微閭閻風俗之舊猶若未釋夫異端  
權謀術數之習者其故何哉聖賢之道著於書學者  
不能身體而力行徒以空言目之口耳相傳雖多無  
益願學莫先於立志志既定然後即物以窮理存心  
而致知力行以求至惟日孜孜無少間斷則入道有  
方進德有序聖賢可馴致苟有一毫為利近名之心  
則非為己之學矣此愚所甚懼焉者願因諸君子謀  
之他日道成使濱若洙泗諸君子之力也不肖願承  
下風

致樂堂記

瓜山陳璠名其堂曰致樂而求言於予曰璠不幸三



歲而失所恃惟是拊育頌復之恩皆出於父今父年且老不勝喜懼之情頌家貧無以具其旨之奉竊惟聖人之言所謂致其樂者欲孜孜焉蚤夜自勉莫獲少娛親之暮齒遂區區平昔之願願先生有以教之予曰善乎爾之志也古之所謂能養者志而已志非有他盡其誠而已誠無有間於貧富也若使為子者必富而後可以致力於親則凡貧者皆將終身不得為孝乎昔者曾子曰孝子之養親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身曰歡菽飲水盡其歡如是而已矣夫養者為志也非徒為口體也溫清定省之大節先

後扶持之細務盛饌珍羞雖日進而愛敬不至與畜犬馬無異親亦何自而樂哉故人子之深愛者必有聲氣之和色容之婉視而見諸無形聽而察於無聲先意以承志奉順而不違不使其親少有所不樂於貧富矣擇哉蓋惟盡其心而無毫髮之偽則親必安親安則其心必樂心樂則子雖富亦樂雖貧亦樂三牲五鼎亦足樂蔬食菜羹亦足樂終日訢然而忘其老此則所謂致樂也歟雖然是足為養也未足為孝也不服閭登危以辱其身不苟訾苟笑而慢於人行道揚名以顯父母是則孝之大者不特致樂而已予



嘉生之有志故進而告之既為之記又贊以辭曰昔  
昌黎韓子作董生行謂董生召南其孝足稱暮歸讀  
書旦出耕事父母克樂天降休禎嗟哉斯人寔維儀  
刑子尚繼之照有令聲

靜對樓記

至正己亥予避寇水西依高隄吳氏吳氏有小樓附  
簷面江平望數十里軒豁瀟灑地既僻人迹罕到戶  
外有闢亦復不知歲戊申重来寓此於世事畧不相  
接惟終日俯檻朝迎陽而夕待月夏延颺而冬賞雪  
溫涼寒暑晦明雨霽氣候變化千百各異潮汐之往

來魚鳧之游飛犁鋤出入釣艇上下莫不事與心契  
境與情融豈徒忘世之華亦不知室之罄而身之羈  
也嘗讀書撫琴誅詩飲酒於此仰天宇之寥寥感今  
昔之殊時少壯不待老且益衰宜斯樓視吾為過客  
而天地一瞬亦何能長久不變哉蓋靜而觀之則固  
如是而已矣彼區區為名為利者終不能靜鷄鳴而  
起汲汲孜孜攘攘嘻嘻憧憧仵仵若蚋若蠅逐臭與  
腥勞不知息死不暇悲視太華不見聽雷聲不聞則  
亦何恠其然耶是樓以靜名蓋主人深得其趣予去  
之載而不能忘其能忘情於主人乎特書以記之



逸興亭記

逸興亭興不在乎亭也是亭博士先生李君之所作也先生慕聖賢之學服古人之道勢利弗趨而優游以為樂榮華弗羨而澹泊以自適蓋將脫凡近以遊高明與造物為徒而后為慊於其心也先生橫經講道之餘肄業董成之暇退諸生而罷賓客棲蓬俯仰是亭之上雍容猶夷容與相羊境與情融興由趣發鳶飛魚躍灼乎道體之著風輕雲淡油然真樂之形庭草與吾意同碧山若儀刑相對撫萬物以自得閱今古之往來高懷獨詣遐思無窮衆人徒見先生之外而不知其內故先生之興超鴻濛而隘六合入風雲而軼埃壒者先生不言而人莫知惟是亭獨知之先生既不自欺又不欺人故道之於亭或者將即是亭而求先生之興則烏而可將舍是亭而求先生之興亦烏可然則將若何求之而可曰子能學先生之學道先生之道以得先生之樂則先生之興將不待而盡悟之矣謂予不信其質諸亭

望雲亭記

方氏兄弟構小亭於屋山之右以為遊憇之所地既崇盡羅田之勝而覽之左嶺巖嶮似龍趨右山騰蹕



而虎躍原田鱗次溪流虹委聚落林丘布棊列星周  
迴千里不出闌楯之外朝日丹光射乎簷楹夜月清  
輝汎乎几席涼風滌炎白雪相映是亭於四時之景  
宜可謂備矣而未得其所以名暇日與予登之指右  
山之盡而可見者曰雲窟吾曾大父之所藏也越左  
山之半而可見者曰雲居大父之瑩在焉予曰若是  
曷不名曰望雲昔狄梁公見白雲孤飛懷親舍而不  
忍去况子兩世松楸鬱然在日子之兄弟時時登覽  
于此賓客朋友宴集于此興適之餘舉首東眇曼眸  
西碩膚寸之起油然動心思吾身之所從來念祖宗  
創立之勤積累之厚無非所以貽吾子孫者惕然內  
懼飭身厲行迪子訓孫孝弟忠信勤儉圖保之於無  
窮則斯亭之為益大矣豈徒遣懷縱目之樂而已哉  
方氏兄弟迺然謝曰命之遂書以記

平遠堂記

君子之澤歷世久而不窮者無非本諸其積慶之厚  
與其貽言之善而又有賢子孫克承之也具是三者  
於友人陳君子杞見之子杞之先由宋給事與以來  
十有餘世衣冠不墜詩禮相繼又三世為鄉先生其  
積可謂厚矣所居堂舊題平遠新搆落成將仍揭之



來告予曰吾子幸有以啓我予曰大哉夫天下之理  
惟平而已矣平則無傾無跛而可居可行乃可以遠  
洪範以無黨無偏為惟皇之極易以履道坦坦為幽  
人之貞詩不云乎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父慈子孝  
夫正婦順兄友弟悌堯舜之道三代不能損益而詭  
節異行險恠邪僻君子不道焉君子平其心而已矣  
使心如衡而身如準則施之家而理措之國而治放  
諸四海而不越傳諸萬世而可遵不亦遠之至乎夫  
平未有不遠者也不平未有能遠者也非其貽言之  
善乎漢陳仲弓平心率物而人自化若子杞之篤實  
好善自守不求於人澹然與物無忤誠可謂善承之  
者其視斯堂為無忝矣然世固有立德垂言而其澤  
不求者子孫不肖不能續其緒也子杞之堂粵自今  
始又將愈久而不窮噫是堂之名豈獨於陳氏為宜  
凡登斯堂而觀斯名者皆不可以無儆也

碧玉潭記

古靈多佳山水居人往往擇勝而面或挹竒峯秀壁  
或俯清流潺湲各因其志之所樂而得其趣以自適  
也若鄭生所寓則占乎溪流之瀟而深者匯乎其止  
湛乎其澄膏乎其凝黛乎其停清澈澹滑泓涵晶瑩



蓋淵乎其似道靜乎其若德故名之曰碧玉之潭焉  
吾嘗休于是潭之上陽光下臨雲影徘徊前山倒翠  
墮入潭底遊魚往來鬢春可數聞磬聲劃然一散  
匿伏不可見良久然後出並岸密竹駢植幽草丰茸  
潭上老榕蔭可半畝輕風徐來舒疾成韻如聆絲竹  
二三友狎坐談笑俗塵不干清氣逼人襟懷為開煩  
慮消釋忘世故之紛拏與日月之促迫情融境暢幽  
意橫發不知濠梁之樂復能過是乃叩樹而歌之曰  
潭之清我濯我纓其碧晶晶伊玉之瑛又歌曰清潭  
如池衡門棲遲洵美者子樂可忘飢於是諸君子咸

屬而詩述予言為記

仰高樓記

陽隍卓子康好義人也故所游多名士大夫若故潮  
守王公用文遭世變更屏居龍泉之上道出入往來  
必館焉獨以其舍近市囂不能恆每至必造其園坐  
荔陰俯青池徘徊徑中率以為常歲昭陽大淵獻子  
康之長子堅始即其地創小樓樸致雅幽明爽靚清  
可以坐可以卧可以企望以娛二親以聯昆弟延嘉  
客後右有沼前南見山落成予適至焉堅請曰不肖  
誤獲愛於王公先生所知也昔王公在時屢至此病



室愀隘而斯樓未能創今既創念王公不復見矣堅  
父子每一登未嘗不感慨而不忘願以斯意題斯樓  
也庶幾馮堅父子之夙心焉予曰昔王公之室嘗對  
南山今子之樓亦且向南其南又亦有山詩不云乎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以是名則子之意可見矣嗟夫  
世俗日澆人之交不以勢則以利不以利則以勢以  
勢交者勢隆則附勢去則解以利交者利合則親利  
緩則弛勢利不可以長存故交情不能以久終唯義  
交者無勢利之去就無炎涼之聚散故久而愈敬沒  
而不能忘若王公與子康交義也故至是非王公之  
高誼無以起子康之慕非子康之好義亦必不懷王  
公然則是樓之名將使登者疑而問思而得其與人  
交必以義又推好義之心以應事接物使無往而不  
為義而不可勝用焉則高山景行之思其有窮乎書  
以為是樓記

近道齋記

歲在昭陽予寓苦竹聞章宗遠之賢其友方宗達言  
宗遠性至孝父嘗得痿疾卧十年宗遠疏食亦十年  
晝夜坐卧床下宗遠於昆弟愛朋友敬懇實飭行人  
也去歲朝廷以禮幣徵授漳浦文學予恨不及識他



日其子棣來見恭而有禮敏而好直間抵其家至其讀書之室視楣間扁曰近道逮進曰大人嘗語棣吾平日廣求聞見知吾不足也見善必慕欲自勉也不善不敢為吾耻也吾於道竊有志焉故取三近之旨揭之以自警厲庶幾可得而入然大人夙慕先生未獲階於左右先生幸臨其可無辭以誨予謝不敏棣固曰人人向嘗得與孝度計階敢籍是以請予不得辭乃曰夫道者人倫日用事物當然之理乃天下古今人物共行之路道固因人而名也安得遠於人哉然惟踐形盡性者為能體其全其次氣稟不齊是以

不能皆盡必資學而後能其學也則又知有先後聞有早暮行有難易造有淺深其下又者則必千百其功然學本於志必虛心克己而后能有受志立則好篤天下之物無以易之好篤則自力汲汲孜孜而無間斷乃能有進卜子所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者乃為學之要道也愚也蚤自知學間亦有聞齒且耄矣猶覺其遠常懇不得為君子若宗遠固宜吾所觀善而取益者其敢有告乎獨以吾所自傷悼者訟焉宗遠其謂吾言然也者乎哉不然也者乎哉不然者願有以教也



聞過齋集卷四

聞過齋集卷五

門人靈武王備編次  
邑後學邵銅校刊

墓誌銘行狀

林彥中墓誌銘

邑有尚志厲行之士曰林彥中卒海走往哭馬而弔  
其孤孤振涕泣言曰不肖禍釁天奪所怙終窶不能  
擇葬地將從先祖之兆諏卜用來歲八月苟獲葬將  
志歲月而納諸壙惟先人所知莫若丈人敢以為請  
海應曰諾嗚呼我於彥中豈辭哉越明年八月則具



世次事實以來告曰日月有期將以甲申葬矣誌其  
畀諸按林氏世居閩縣靈岫里君子之先有曰德安  
者竭貲造里中橋家用以貧里人德之曰禹錫孝友  
惇睦兄弟讓田即君之五世祖也曰起莘宋慶元間  
進士官至湖南提舉五世從祖也祖諱存翁孝諱茂  
君諱建字彥中生元延祐丙辰得年五十四以終歲  
已酉十月十七日也配張氏先卒繼陳氏子四人振  
拱抗搯一女適謝氏其一尚幼孫二人君性諒直好  
義耿介自樹讀書寃微旨不專訓誥為文不事場屋  
詩取達意而不求工治家有法待宗族有恩待人以

信遇事果斷不肯阿唯隨人人敬而愛之翰林直學  
士林公甚見器重君見時俗所稱士或無實而厚取  
名嘆曰士以行為本人安可盡誣由是深誠其子以  
篤行務實素強健寡疾暴得疾不四日以死嗚呼若  
君可謂士矣士惟脩其身而後能理天下國家身不  
行道雖道不行於妻子觀君子之治身治家而可知  
矣君惟隱處不仕故無聞於世少或一試當有所施  
脫遇禍難典一城乘一障必能為國死守居朝廷之  
位事有係於利害有不為犯顏苦口引衣折檻者耶  
夫行出於已而名生於人古之誼也正辭而無隱守



直而不詘抑可謂貞矣海謹與君二三友何復方濟  
林琦謀謂宜表君之行曰貞甫將視古無愧銘曰  
惟貞甫植則剛行則方沒愈彰考之宮從而藏

故翰林直學士奉議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林  
公行狀

曾祖炎發

祖君澤贈承事郎溫州路平陽州判官

父士寔承事郎興化路錄事判官贈中順大  
夫浙東道宣慰副使上騎都尉西河郡開

國伯

公諱泉生字清源先世居莆田莆馬洋徙永福章山  
族既聚因氏其地曰林嶼至元間公先府君中順公  
為按察書佐入居郡城後為泉州山魁巡檢時始孿  
生公與弟同生公幼穎悟過人書一經目輒通始為  
文既奇崛駭衆初治易後乃更治春秋獨得微旨年  
二十五與弟同生偕領鄉薦方試歸道遇友病輟所  
乘肩輿載之友得抵家而斃天曆庚午登進士第賜  
袍笏授承事郎同知福清州事有盜號淨海王居海  
上十八年劫掠不勝計建大旗舟中殺人以長竿洞  
胷魚貫而沈之截人髮以為纜官府坐視不問公曰



是不除必將為亂後且有患然自是有訴者悉遣去之盜意其悞怯居半載一日盜悉登陸饗神飲大醉卧祠下偵報至公遣壯士及衛兵乘夜馳往襲盡得之盜曰我始為盜時夢至陰府有神官治我貌正類別駕今誠當死無恨凡誅三百餘人陸盜聚徒衆以二十八宿號別其黨有稱大保者公次第除之境內大安舊時里胥受役官召市人保任保者多非良民與吏為姦公斥不用曰任之孰有逾別駕者吏弄文案牘有所出入公誥之曰爾以我為不曉耶吾讀書尚考千古得失而子奪之矣將以目前之事隱情

於我哉皆頓首服明年海南獠反率府俾公運糧萬石以餉軍前後運者多拆沒不至人為危之公命舟人多與直而約束甚嚴舟即發不得駐時南軍乏食餉至大喜省憲交薦留之不可往還二百餘日賦詠紀述有詩文一卷曰觀瀾集除泉州府經歷民負酒糶不能輸械囚竟二三歲有死者公至即命出之太守不可公曰是終無可償囚之徒無益某請任其責無煩太守也舶商每歲釀各千石一日悉召至謂曰君曹素釀不糶今貧民負糶不能酬若一為償之不然當受糶於是舶商即代償前負糶者填門拜泣中



順公沒公負喪去官服除選受承務郎温州路永嘉  
縣尹永嘉號剝邑公理之若無事豪猾孟某賄上下  
肆毒鄰里煽民訟因為居間持吏長短不敢問必從  
其所向公曰姦人亂政不去終不能治正其罪竄逐  
之邑盜賊配民最重往往破產公求變通之術取會  
集衝要地置局四處省其半官自鬻之有隱田二百  
餘畝不輸稅監守影射為職田者公覈得之勒石為  
記俾里胥遍耕以輸盜賊之不足興水利築新河埭  
埭時啓閉以備旱澇調漳府推官獄市大治畬峒不  
敢為亂汀寇起率府以公前督餉有成勞復命餽餼

給汀兵賊遣其衆由間道旦出遮之公詞知曰是不  
過多役數人耳乃使人輕齎夜行遲明已過阨所陞  
奉訓大夫知福清州事民喜曰林別駕來牧我矣公  
行不將家以姻戚多在福清戒勿出入絕書問以防  
請託視事三日謁城隍祠祝曰惟神聰明正直陰隲  
此邦泉生不叨茲守土願持公恕之心以撫凋瘵之  
民耳目不逮神其相之敢有貪黷害政神其殛之洋  
洋在上有感必通一語不敢自欺三年當如今日又  
書省已愛民于齋壁以自警於是持守益堅海嘗省  
太夫人太夫人謂海曰兇作知州乃食菜飯餉午噉



荔枝五十顆言訖泣下歲屢大旱公禱輒應衆以為誠感無賴自公再至徙居莆福清界上然時出剽剗不已略婦女與徒黨雜居公以事至境獲其首其黨伺歸途害公所及馬足公躍馬去使人竟擒之又俗喜殺孤幼誣人取財公立連逮法誣者罪及親屬鄰保由是民不敢犯有媪與兄訴其僧子為人所斃投之江中公拒不受媪訴大府取符下又不受僚屬請曰殺人重事柰何公曰以吾觀其情必自匿之欲誣仇家俟受謀即殺之是我殺一人又禍一家也竟不受數月僧果出衆服其識立社倉勸富民輸粟一歲

以稱貸吏不得預里胥掌其出入後歲凶貧者得濟役法久為民病民多竄籍蓋戶以稽免迨公寬逋戶乃復為民新釐宇定左學右廟之制江口橋抵莆界圯積年不能治公使浮屠募衆營之又營駟馬橋既代去民立石道旁頌生佛紅巾寇連江與長樂福清接境率府命公鎮過公立保伍置屯柵嚴守禦之方蓋丁謀作亂公夜取為首者七人縛之衆不敢動長樂民私受賊官爵約其至為內應公遣人匿舟中謀往來者得其實誅三十餘人賊駭曰林侯儒者乃能軍若此不可犯也竟不敢由水道而自北嶺攻城除



翰林待制奉直大夫公以太夫人年逾九十重遠去會福建復置行省改理問官平章阿魯溫沙厚相敬事多所咨訪紅巾復振公以城外無備慮賊易進請團結民兵俾自捍鄉里緩急保妻子不散否則無以為守誅鉏盜賊謹察其變賊勢遂衰惟鹽徒聚渚上衆盛稱十二千公謀擊遂廉訪使郭興祖估之以誣語中傷公公退居於家未幾果亂攻破閩候懷三縣及閩清永福福安羅源寧德連江諸縣及福清州尋有命陞郎中汀寇負固久不下公往招撫得其大醜夏流元以歸除漳郡太守未行召入為翰林直學士

奉議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時公已得疾卧章山中至正二十一年冬十月丙申以疾終年六十有三公配李氏封西河郡君長子子環篤學純懿皆先公卒次子玟子瑚子瑤孫曰榮曰榮孫女三人適史穆吳觀黃豫公以志畧自負事有人所難為者公毅然任之然氣傑岸不能下人以此多得謗議其居官事有益國利民者行之力無所顧忌以此多與僚案不協好談論每接親友及諸生常坐至夜分起行庭中以水沃面其精健如此後稍自晦抑號謙牧齋晚益折節更號覺是軒公教育孤姪與子無異三校文鄉省



盧琦彭廷堅曹道振皆所取士晚歲被疾尚講學不倦著春秋論斷從子子琦克世其學海先君子與公之先府君交契公復與海為忘年交故知公為人特詳其居官蒞政不能盡知之十而記其一二耳姑述梗槩以俟具公之政蹟者詳記備錄告于有司勿使有善弗彰焉友人吳海述

元故資政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  
韓公權厝誌

歲辛亥三月二十四日行臺侍御史韓公卒於福州光澤里寓舍五月甲午其子儒奉公柩藁葬於城東

之鳳丘送者若干人皆涕泣相吊行道觀者莫不咨嗟以為難得既卒事乃衆相與謀曰嗚呼惟公宿德重望嘉政休烈有不待言而彰紀而垂者惟是假厝於茲不可以弗識也別又衆應曰諾於是公之門人新安鄭桓述公行實以來告郡人吳海請書其墓石按公諱準字公衡先世居滕金源時遷曲防迄今八世為沛人公生六歲始能言七歲能行沉重好學年二十登進士第授承事郎同知孟州事擢河南儒學副提舉調儒林郎德安府推官選太常博士拜監察御史轉奉訓大夫僉河南北道廉訪司事改奉直大夫



江西湖南道僉事加中奉大夫南康路總管進中憲大夫本道廉訪副使陞正使授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叅知政事徙行臺治書侍御史進資善大夫浙江行省左丞又改福建廉訪使資政大夫復為侍御史公方為別駕時州大饑疫公出入賑救所乘馬至不忍食豆粟或雜草以飼之則并草不食人謂感公化冬時蠅集州署公令民廣藏水明年大熱病者賴服水以愈在河南有陂田若干頃為水所汎守令因循不治公行部至立勅有司率民障隄收粟數千斛壬辰春蘄黃寇圍江西平章道同出避憲臣從之獨公與

右丞伯顏謀遣郎中伯顏不花出戰而公慰撫居民民大感勵相持五十四日城賴以全南康累經兵火城內荒蕪公舟居以治招民復業歸者既衆遂葺草屋為署野豕殘民禾公籲于神豕遂去不為害戊戌歲四月陳友諒攻破隆興城來見公公疾面壁卧不起友諒曰吾向為縣小吏已聞公名公不答既去使人致糗公拒不受然竟不敢加害壬寅春脫身入閩朝廷嘉公授江西省叅政江西無治所寓順昌公志在收復扶疾以往迨復為侍御史以告老章上而是冬城陷公藉稿堂下以喪禮自處吏來追公宣勅公取



枕以卧屬刃向之曰此吾所受於君者必欲取之并  
取吾首去吏不敢迫迨新制變冠服由是著帽終日  
未嘗去首園瓜有苦者輒取嘗之及病甚遂不服藥  
以終年七十有三配季氏繼丁氏累贈南陽郡夫人  
三子洛安燕安俱早卒為後者孺也公考諱或累贈  
中奉大夫河南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南  
陽郡公祖諱潤累贈嘉議大夫僉書浙江等處行樞  
密院事上輕車都尉南陽郡侯妣王氏祖妣朱氏皆  
累贈南陽郡夫人以公顯公性儉素平居泊如常端  
坐寡言笑然對賓客朋友談論亶亶不倦嘗讀小學

書至老萊子詐跌仆地曰設有所損豈不反貽憂乎  
其端如此為文章簡古不事華藻有小學書闕疑水  
利通編藏于家嗚呼士之處乎世賢不肖不能大相  
異願君子若不足小人反若有餘及遇變故然君子  
之所守凝然不撓而小人顛到反易凡平日所以夸  
衆眩世者悉喪棄而不存矣福城之陷能蹈死守節  
者不三四人其叛恩取寵者比比然是若公可謂純  
臣矣銘曰

行務實不幾以文昌政為循不幾以名揚氣直以剛  
又靜有常遭運之傾其節益彰后史有作者予銘章



鄭惟寶妻吳氏墓誌

宋故吏部尚書鄭昂六世有孫諱惟寶媿昭武司戶  
參軍吳士光之孫女諱震鄭與吳俱閩盛族世為婚  
姻夫人長於其良人五歲夫人年二十九不幸而良  
人沒男端生纔三月艱難勞苦鞠之十五歲而端以  
夭夫人無子立從子拯為嗣既營葬其夫遂廬墓三  
年然終身不變蔬素夫人歲五十二喪姑林氏族  
人有長屬出繼者視姑沒弱夫人利其產貨吏以其子  
爭立又誣巖之夫人泣曰吾立拯十年矣今焉寶此  
且吾先姑命也彼欲後我而巖我乎吾平居未嘗出

戶今老矣尚可立訟庭哉歸依兄弟近墳墓以待盡  
耳哭于廟而去取弟起淵女以婦拯族人健訟起淵  
佐拯以辯者累歲而後得直一日拯來謁入門母子  
相持慟哭遂忽忽不樂少飲食不數日而斃臨絕猶  
自指其心若欲有所明者夫人性儉約雖巨室飲食  
衣服自奉如常人不吝施與樂周人之急夫沒而不  
異其操子沒而能定其嗣困苦憂抑以避其仇抑鬱  
無聊以底於死豈不重可憫也夫人生大德戊戌沒  
至正庚子年六十有三惟寶生大德癸卯沒秦定丙  
寅年二十四歲先塋華棗山前塘<sub>原</sub>夫人以沒之歲十



一月甲子合葬夫人之考諱自求一弟即起淵比葬  
拯生男垂一歲起淵請表諸其墓海與起淵同姓兄  
弟也不可以辭銘曰

嗟嗟夫人命之窮遭家不造愍以凶之死不暝長自  
恫我為銘詩刻玄宮誰謂泉幽此其明

故王將軍夫人孫氏墓誌銘

故武德將軍王也先不華其配孫氏卒于家其子福  
建江西行省郎中行潮州路總管那木翰泣請於其  
所游吳海曰翰不幸生五歲而母夫人夏氏見背賴  
繼母孫氏夫人鞠育恩意隆重如已自出幼復多病

貽夫人憂先將軍沒夫人刻苦持植門戶翰甫受學  
夫人即語以立節槩建功業顯親揚名稍長襲父職  
而夫人訓益勸惟是孜孜奉承不怠臺省薦辟理郡  
撫邊至于今獲免於戾以不墜先緒伊母力也又曰  
翰幼不省聞家媪言夏夫人性嚴厲治家如治官府  
孫夫人寬裕和愛專務以恩撫人宗屬親睦家始貧  
夫人勤蠶績以給衣服下逮卑賤凡飲食衣服大小  
必均僮僕常有罪夫人不加怒而善喻之再三後竟  
無犯者又曰昔吾父沒賴夫人獲以時葬從先祖之  
域及翰從事於外十有六年世多變故道不得通溫



清之問時闕比鄉人來云夫人沒已久嗚呼痛哉翰昔孤露時生死未可知賴夫人有今日夫人待翰以終老而翰不及養念此大負何以爲子哉夫人生有淑德其婦儀母範表稱一鄉其有功王氏甚大然生不蒙夫之榮享子之奉遭時喪亂又不究于壽以沒歸將合祔于先將軍先夫人之兆吾子其幸畀之銘以與金石長久庶幾追翰不孝之罪言已益泣不已海悲其意不能終辭遂因其語而次第之按王將軍家世河西元初領兵鎮廬州因以爲家墳墓三世皆在廬州先夫人夏氏封合肥縣君夏氏由宋大保貴

以來爲州顯姓夫人合肥人年若干來嬪將軍不三年而寡夫人無丈夫子所生二女子夫人卒五十有幾海惟婦人之德不外知觀翰之好善篤學居官疑疑正直不阿而仁愛惠下知其教之有自也古今母教者多如王陵范滂陸續陶侃皆由賢母以就德業流聞於後世若孫夫人可不謂賢哉銘曰坤道至靜順裕而純懿哉夫人其德淋溫來嬪未幾迺隕厥天介介獨立躬勒志堅教子能政休聞載宣不待于養胡嗇于年勒珉幽壙來者其傳

友石山人墓誌銘



歲著壘敷牂二月乙丑友石山人王君用文卒予走  
往哭馬其孤曰父有遺言令我自進啓緘得書及詩  
皆殷勤與予訣與悼其後事其辭有甚可哀者曰吾  
幼失父母值亂奔走四方來閩將二十年淮土為墟  
吾家老幼僮僕殆百口無一人存者先壟遂為無主  
吾目不能瞑諸子皆幼何以得還將來失學不能為  
人吾葬不必擇地苟夫子不忘平生其幸為我志焉  
予既吊撫其孤乃徵其家謀按王氏先世齊人陷沒  
於李元昊元初有天下賜姓唐兀氏曾祖某從下江  
淮有功授武德將軍領兵千戶鎮廬州家馬祖某父

某迨君襲爵三世君諱翰仕名那木罕年十六領所  
部有能名省憲共言其材於上請畀民職除廬州路  
治中政譽日起平章燕赤不花鎮閩辟為從事改福  
州路治中三魁賊起地險難猝用兵制君自造其壘  
諭降之升同知又升理問官綜理永福羅源二縣泉  
州土帥柳莽跋扈越境以聯衆莆屬邑皆授團結既  
而遂向永福民懼洶洶君使人諭曰彼此王民各有  
定屬慎勿犯我尺寸吾有以待汝矣莽遽退不敢前  
他為好辭以應擢朝列大夫福建江西行省郎中平  
章陳公留居幕府每有所匡益然敬而憚之南方屢



擾以君威望素著表授潮州路總管兼督循梅惠州  
君請勿拘文法至則大布恩信已逋責緩徭賦簡刑  
罰事有害政者以便宜罷之興學校禮儒生使民知  
好惡革其舊習姦克宿孽不能煽亂服順若良民遭  
世變更浮海抵交占不果屏居永福山中為黃冠服  
十年號友石山人妄一男子上書薦之君聞命下嘆  
曰女豈可更適人哉即治木病不肯服藥逮有司迫  
就道遂自引決年四十有六君性強介精敏有瞻畧  
常慕古志士立名於世持身斬斬刻苦節儉衣服飲  
食處人不堪居官廉潔貨賂不入吏畏若雷霆其行

事一以愛民為主平居閱書史喜為詩敏常先於人  
君配夏氏前卒于淮再娶劉氏子三人偁甫九歲脩  
六歲偉三歲嗚呼世之仕者或不能潔已愛人或下  
才不任舉職徒能邂逅一死君子猶必取之况君所  
樹立若此哉但寡妻弱子僑寓於數千里之外望鄉  
井墳墓而不可及行道有感之者遂買地於永福縣  
福唐里林坑山之原卜葬用十有二月甲寅銘曰松  
栢受命夭也特太阿淬鋒孰與隔中道而棄世既易  
知死可畏子乃擇自獻自靖作臣式有其訊之視此  
刻



元故翰林直學士林公墓誌銘

公諱泉生字清源其先濟南人永嘉之亂有曰披者  
避地居於莆是時莆屬清源至唐有曰攢為福唐尉  
曰蘊為西川節度推官孝烈載唐史同時一門宗族  
九人皆尉刺史世號九侯林家田莆分居福清者益  
顯居永福林嶼者不顯迨公乃顯公之考諱士寔興  
化錄事判官以公贈中奉大夫浙東道宣尉副使上  
騎都尉西河郡開國伯祖君澤以考贈温州府平陽  
州判官曾祖炎發國初收附時宋遺民有不安罪當  
死錄判公在中洵得民藉焚之脫數百人人為生祠

以祝後生公自幼精敏嗜學強記絕倫年三十二登  
進士第授同知福清州事有巨盜暴橫海上十八年  
為州者懼生事不敢詰公以計悉擒殄之聲譽日起  
為泉州經歷吏憚如嚴府主吏部大選天下守令以  
為温州永嘉縣尹監郡占無名田在永嘉界中公奪  
以畀民為漳府推官峒獠相戒戢勿動公既素信於  
人及知福清行不將家迨蒞事謁城隍祠為章與神  
誓三年政加於舊去之日民立石頌之紅巾起帥府  
被公檄守南境賊不得進遂舍去由北道攻城除翰  
林待制改福建省理問紅巾復振公請團民自守鄉



里薈剪克惡賊勢遂衰廉使郭興祖芘盜徒自衛慮  
公計乃先謀害公公乃退而其徒作亂殘一州六縣  
朝廷復起公即中撫寇盜不下者下之遷漳州路總  
管復召入為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公已得  
未疾卧家至正二十一年冬十月丙寅以疾終年六  
十有三有司列公行治于朝謚文敏越十有九年其  
孤子瑚等始克葬公于永福山之原來請銘曰先公  
沒時子瑚兄弟圖葬事將走京師乞銘於中書潞國  
張公今既不及敢於吾子請焉海亂曰我無位與名  
且既述公行矣又銘焉不瀆乎又請曰先公朋友存

者無幾何人惟子吾先公所重但子言不誣宜信於  
後苟使他人銘懼非先公志也海不敢辭公狀貌魁  
傑重而有威喜功名凡居官所在擊姦屏盜省法案  
輕徭緩征補弊舉廢求民所宜為文設施馳騁離合  
變化枯而靡之揉而順之涵而蓄之閱深雅重優游  
真行而歸於理致方強壯時故人朋友居要地不少  
咸以公不能毀方為圓故不薦引迨朝廷歸論而公  
老矣故文詞名海內而治蹟不過其所歷公遂於春  
秋為四方學者所宗其著述有春秋論斷從子子琦  
克傳其業而卒雜著詩文凡若干卷公配李氏封西



河郡君長子子環孝愛祥順皆先公卒子玟子瑚子  
瑤孫纔一人曰鉉孫女三人適名族其葬以西河君  
柩銘曰  
有休其聲有耀其光公之自著偉已徒識其巖陵谷  
有變人無害傷

故前將樂縣典史林君墓誌銘

前將樂縣典史林仲嘉沒貧不能即返其土值寇焚  
掠民舍極燬焉其孤文玉斂其遺骸瘞郭南原越明  
年乃克還葬所知吳子表其墓曰君諱士志好學恂  
恂初舉孝廉為憲府書佐繼吏福清別駕林清源厚

愛之每嘆曰仲嘉書生碩失身為此升泉郡行部使  
者左答納失里號明察吏以過黜俾代行文書為漳  
浦照畧賊猝至戒勿犯林照畧家歷轉運史版授將  
樂典史考滿將謁選京師值世革年七十病不服藥  
三日而卒歲庚戌三月十四日也葬則癸丑九月十  
五日也墓在候官之梅亭君世居閩縣守約不仕君  
再娶皆王氏先卒文玉業儒以行為後進模楷婦劉  
氏一女適士族孫曰和曰穉和婦吳嗚呼君以好學  
之資而托身中涓雖行已可尚然施為未達用不適  
其林材不比于時惜也銘曰



文無害孰謂吏不大其躬式利其後嗣

聞過齋集卷五

聞過齋集卷六

門人靈武王僊編次

邑後學邵銅校刊

書

與林待制清源書

向在山中承不出山之計已定近見除目有翰林國  
史之命蓋惟朝廷之不遺賢與執事之宜為是官也  
竊用為喜若其去就尚當審之今之論者皆曰是美  
除不可不往或曰是天子之命不敢違也或曰例甚  
嚴犯之恐得罪間有曰身病母老難以遠出將母而



行則無謂舍母而行則非孝烏有奉百齡之親即萬里之仕哉又有評是數說者曰為前之說者通人也為後之說者拘者也又揣公意者曰彼固將往吾而得止之耶蓋如前之說十八九如後之說十一二揣公意者十五六焉未審公意果何如而外方紛然比度較量也海實無識但愛公不啻衆人忽聞車從欲出驚遽惶惑凡今日從諛之徒常時議論皆長者所不取何獨今日獨可取乎近而公之子姪與親黨遠至公之交游皆願公出則願公之不出者誠難言也况公之心亦未可知乎海惟自盡其忠愛之誠而已

別後答貢尚書書

海草茅賤士居遠於市廛游絕於公鄉無名譽於時嚮者先承車騎枉顧謙撝所被揣分奚宜頃因別次閣下握手惓惓久不忍釋稱古之贈言者必令進其聾瞽之說以裨盛德萬一海一時不敢奉命退而思之閣下於我若是果知我何如哉誠感閣下之誠不能自已故托書以謝竊惟古之君子道已明德已立年位已高聲光已流則汲汲然作成後之人而所謂作成者非但寵之位藉之勢而已必教之以不能勸其所未至增而益之開而大之使各成其才德也才



德既成靡不適用然後稱道而薦達之雖不稱道薦達而其聲譽爵祿皆可自致古之先達所以作成人材若是故人不能忘也今之君子不然其於人一切禮貌之有加推譽之過情又撫摩而噢休之恐或一人不得其懽心焉在下者以是為恩上在者以是為德由是先達不能作人而後進之成亦不逮夫古矣是不特一方為然而天下皆然則既習以成風矣士大夫風俗壞國祚隨之吁可畏哉始閣下來聞聞之人士奔走雜沓以俟進於門下者若水之赴壑有獲一承顏一接語退而莫不充然自得不知閣下何術

致人若是將別有異說速化之耶毋亦姑獎借以慰其意俟其終將奮厲以有成也今而三四年矣夫才亦難得也遊於閣下之門而拔十得五豈無才俊之士而不得所成就亦誠可惜也方今名德爵位如閣下才學文章如閣下人所趨信如閣下而不以古道自任不汲汲然作成於人徒使人之悅已閣下亦安取人之悅已為此不肖之所甚惑也屢承下問不敢有告誠感閣下臨別拳拳之誼故竭區區吐口之不能言者誅譴敢辭惟望存察

復陳左丞書



月日海拜拜復書左丞閣下海田野之夫閣下誤聽而過詢之以謂明智之士夫明智之士慮足以周物敏足以識機毅足以有決故緩急濟於用而不失其正如海賦性顛固猥執所學不能變通每覽載籍觀前代之得失覩當世之行事雖竊以為私憂然念道與時違才比衆劣遂退伏泯默將三十年其自處誠已審矣閣下忠信仁武誼安一方八閩之人獲存視息一旦一暮悉由公賜顧強敵未盡克四方未盡救閱謨遠畧固當汲汲今賢人俊士彙在軍門奇謀廣策收拾畢用如海踈陋實無所取虛辱來命惟增悚

惕海頓首拜

與使者書

國之求材固將有用於世而士之懷材亦思見用於世雖求材者汲汲若不足而懷材者綽綽若有餘其志實常相通未有禮意俱至而不就者也故有材不適用用不適時徒取古人之道自娛而不可施諸人則不敢應上之求上之人亦不必強而起之此君子自守之誼也海自總角迄今既衰且老矣讀書成癖生理盡荒誠以賦性愚戇遇事踈拙故自有知以來絕意當世非不欲進不敢進也非固欲退乃安分耳



屏居村落忽郡文學至門奉閣下嚴命見招閣下誤聽何人以僕為賢耶閣下誤聽而求之在閣下不為過不肖不自揆而承之則不肖為過矣且國家安取無用之人哉僕之自謀如此是可謀人之政乎僕向在先朝素未嘗出豈獨在今日乎世俗務聲而不務實稱人多不得其當見矯飾曰自脩見夸大為多能見隱伏云高尚閣下忽遽因人言而信夫人之知人必不如其自知之審也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辱閣下意待之勤且厚何敢不以情告乎况海之事勢有大不可者老母行年九十兩目俱昏病廢逾年不能離床第六喪未舉老母自聞命以來朝夕憂惶宿疾加重此身一動必有不測憂惟閣下高明仁恕老老以及人之老乞賜改命使海得侍奉菽水湯藥誠願誠幸父母生我劬勞家貧無以為養計多得餘日以酬大恩古人所謂烏烏之情惟閣下憐之本欲趨謁實恐閣下不知此情遂加促迫是以不敢而布書左右伏祈懷感惟望情恕

與秦景容書

海再拜景容徵君足下曩年行李去時承惠字戒別尋至河口追餞不及公流至下洞竟不得見而還自



後烟塵蔽隔音問難通遂有山河之異聞太夫人捐  
館驚怛殊甚奔慰莫由近日乃知從者在金陵適使  
者至見招云因足下稱說嗟乎足下乃有不知僕者  
耶僕無意用世久矣老母年垂九十病廢逾年起止  
非人不可僕奔竄之餘得軟脚疾是亦幾廢今鬚髮  
盡皓無一莖黑者一房九口無先疇足賴二先弟房  
下嫠婦癡子七人是果誰仰哉六喪積年未舉每一  
興念五內摧碎惟足下為僕念此又凡今日求退者  
足下當力佑成之勿奪其志新朝苟欲倡名義厚風  
俗則何必一切招之使來乎辱足下知舊故布衷曲  
足下幸自愛勿撓微志不宣

投鄭彥斌書

衰病之慘久願與世踈隔足跡數年未嘗一至城府  
親戚知舊吉凶慶弔之問亦絕往來非是無情但欲  
省事庶幾不撓於心少延微軀幸畢大事免為天地  
間罪人耳去年使者招見倉猝奉書吐露情悃深賴  
仁慈不奪素志近日邑丞下逮又承使命召赴史局  
僕驚悸迷惑寢食不安雖有親戚朋友不能告懇是  
用僭越干之執事夫僕多病質弱未壯已衰此人所  
共知也舊有脚疾不時發動發則重腿不能點地痛



楚不可堪勝亦人所共知也去年患痞瘡以丸藥塞  
耳瘡雖得愈反受聾病遂成廢人與人語言以指畫  
掌旁觀笑侮誠可羞耻如此何復可以見人夫史事  
當紀實以傳將來如僕僻處窮山時事全不通曉加  
以聾聵人雖告之不聞如此可令給事文字之未耶  
方今士大夫材識者不少可使編錄必能成就如僕  
摧憊之餘如更強之以不能將喪心失志言不能成  
竊復思念萬一官府不聽迫令驅使委不敢承命寧  
受罪責而不悔執事知其久廢而無用閔其情事之  
未伸丐白一言俾得從容養疴以存視息而久死之  
骨得遂歸藏則海之街感當何如哉臨楮傷切惟幸  
孚察不具

哀辭

黃孝仲哀辭

至正十九年夏四月日清廉里黃孝仲卒其孤幼未  
能有知其家貧其葬未有期予與二三友哭之哀求  
表孝仲之良而當世名公無識之者孝仲又無事業  
文章足稱于世予閱之孝仲少與同學孝仲能潛心  
以力故能博記經史子傳百家雜言治尚書於詩易  
無不通喜考古制名物度數性冲淡簡嗜慾色温而



氣和貌若處子體若不充衣語若不出口聞不善面  
發赤若自愧外與物無忤而中實臧否寡與人交或  
終歲不至城郭人有犯不與校衆以為懦易之自紅  
巾後民狃習於亂是歲四月盜復熾城外多從之孝  
仲挈家走逃山中里惡少年知其處迫脅之不從縱  
笞掠不勝其毒驅以行過常思嶺孝仲竄伏深林匿  
四日不得食會賊敗乃歸時餓已困猶奮然率鄰保  
執脅已者欲治之為鄉尊長所抑孝仲惟一字切甚  
愛子覓果孝仲抱入園將取果畀之覺瞑眩遂仆而  
斃嗟夫孝仲之善裕於身夫子所謂鄉人善者好之

不善者惡之者與有扶植之豈不薰一鄉哉死不以  
其疾又不臻于年善可欲而世不知予知之而不能  
顯其可閔也夫孝仲名則忠初字伯慈繼予更其字  
死年四十六辭曰

脩短之數兮繫命自天善惡之軌兮其由在人世所  
厚兮璣玉冕紳子所慕兮道德為賢畏時俗之機巧  
兮既其志以隱淪胡盜賊之猝興兮乃不能亢其身  
衆多伎而寔繁兮子獨子子而無親遭困辱以償踣  
兮懷忿恨之未伸自古及今兮人孰不死順則安兮  
生不義其可耻吾非子之傷兮傷子之懿死者胡有



知兮異生者之有泚

林公偉哀辭

子婿林公偉少從學於予予擇於諸生而妻之性恬靜好學自力介然有守不隨流俗所尚與人交誠以莊不喜諧謔初若澹然終乃覺其可親其素質類吾友黃君冀仲其文學類吾友盧君希韓其自守類吾友鄭君以弘是數人者皆已沒而公偉不幸亦蚤死顧其家貧母老父喪積年不能舉遺孫在襁褓者存無以芘而為生沒者無以畢大事不特其賢之可痛也昔書隱公愷悌樂善居官有惠政以祿壽考終予

以公偉之性行狀貌酷肖其祖意其畸蹇一世其壽考必將近之何謂遽如是耶長歌之哀逾於痛哭辭曰

惟人之生天地賦形脩短厚薄之不齊兮孰尸之不得其平賢何困仁曷不壽兮暴奚富不肖孰與之脩齡將世道反覆使之然兮毋天人好惡之異情子生之不振年方幼而禍嬰藐孤生其何如兮危朝露與秋螢既純粹又好脩兮繫性命之孔靈追遐躅於往哲芳味溥載於遺經不事外以銜耀兮惟內篤以省成衆橫鶩以縱騁兮子獨守夫沉寔衆飾夸以隆譽



兮子獨保夫堅貞夫豈無翼不飛兮無味不鳴劇角  
鍛羽兮虞為犧牲摩光剝彩兮懼為指名魯所懷之  
未展兮嗟溘死而不見夫河清嗚呼大羹不調兮誰  
識珍烹大玉不琢兮孰知精瑛豈斯文之欲喪兮吾  
道將不行夫人豈不死兮吾知子死之不瞑人孰不  
傷兮惡知我至痛之無聲

阿姦哀辭

汝之生兮不如無生胡既付以性兮不畀之以齡念  
汝幼暫以如瓠兮烟雙眸之晶熒迨初脫於襁褓兮  
始學步而伶俜或板緣於書閣兮亦蹠躓乎家庭曾

角嶷之幾何兮儼首弁之如星性靜默以自守兮行  
純篤而有經內祖訓之攸服兮外師模之是承既勞  
心於典籍兮復致力於溝塍耕與讀之不廢兮吾謂汝  
家之當興年十五而逾二兮勢如日之方升天何降  
此疾厲兮嗟遠近之相仍遭毒焰之孔熾兮遂羸困  
而弗勝汝胡罹此不幸兮與李隕而為朋惟汝仲之  
子立兮形吊影之筑筑父擗地以欲絕兮母泣血而  
無聲叔悼令姪兮弟惜賢兄祖愴深而痛臣兮懷百  
感而憂并噫木之未茂兮疇擷其英噐之不窳兮故  
揆其成身不得亨其眉壽兮學未足以成其令名孰



謂脩鵬巨椿兮此為朝菌與秋螢嗟汝之生兮不如  
無生嗚呼使我痛汝兮難為情

王山人哀辭

物之生必有死兮天命固然死者不可復生兮故死  
為人之所難仁者殺身以成仁兮義者忘軀而殉義  
彼其之若芻豢兮棄餘生猶唾涕偉哉子之耿介兮  
既任直又信脩思古人以自範兮覲時俗與沉浮艱  
難險阻之備嘗兮盤錯亦云其屢試據所懷之未竟  
兮山河儵而頓改退靜伏以默默兮閱天星之既終  
何鵠板之搜賢兮空數澤而不容撫今昔之異時兮

中激烈而慷慨謂子之女事人兮尤且從一而無二  
吾豈夫之不若兮曾不顧夫廉耻吾亦焉用此生為  
兮遂引決而永逝山雲淒其動色兮溪雨愴而增悲  
松嗟栢怨蘭挂惋兮白鶴噉而玄猿啼彼負義而偷  
恩兮羗不失其富貴此秉節而不渝兮乃獨得乎顛  
顛維綱常之在世兮如日月之行天子自擇死兮寧  
不為賢嗚呼國安有鬼兮相見乎下泉

擬招

林懷之數嘗言高羅田林升之賢詢其為人  
曰和而不汙簡而不抗坦然樂易與物無競



真隱德君子也適予至其鄉凡其親戚鄰里  
故舊贊之如出一辭噫信可謂善人也已又  
聞其人豁達瀟灑性恬淡薄於世故未四十  
即髻角髻鹿裘素帶游心物外慕養生導引  
之術未幾被邑薦授榮縣簿不樂案牘之勞  
違其素志踰年得疾以卒衆咸惜之觀其畫  
像有出塵之趣想其雅度愛之而不及識也  
其子方將入蜀負喪往來有二萬四千里之  
勤為賦招魂一篇亦寓予追悼之意云

魂兮歸來蜀都不可留些叢山翠律陰穴虎豹宮

猿猴些長江鬱怒迅疾千里絕安流些湍烈矢激怪  
石林立森戈矛些榮鄉窮僻簿書填委期集稠些麻  
麻奔走終日不得暫夷猶些大塊假息顧念往日端  
若浮些羗微髣鬼惡厲不可與為儔些魂兮歸來蜀  
都不可留些魂兮歸來四方不可以之些歸墟極望  
渺茫瀰些盪薄地戶浮天倪些曜龍啣景掛桑枝些  
天吳海若驟閃尸些昧谷杳冥窮崦嵫些弱水一羽  
力不支些白虎鑿齒猛狻猊些槃瓠雜种群迷離些  
炎荒鬱蒸祝融宅些沸波如湯火井煬些有蛇人面  
淵伏射些烏蠻拳髮袒裸楊些魚鱉腥穢生叢食些



朔方幽都寒兢兢此日月不照黝冥冥此禽獸珍育  
草木不生此魑魅魍魎浩縱橫此伺物出入加侵凌  
些芒芒土中奠后祗些畫區分野禹力胙些千里斷  
絕人行稀些白骨夜泣風淒淒些陰燐四出星月悲  
些烟雨白晝長紛霏些魂兮歸來四方不可以之些  
魂兮歸來高羅田些山川宛昔景物繁些榕陰百步  
蔭相連些石梁度水瀨潺潺些春花錯繡爛晴妍些  
此有昌歎詔有蓮些菊爛燿燦黃金錢些冬雪眩曜  
瓊瑤天些終歲娛樂足盤桓些歸來歸來高羅田些  
宮室闐闐侷市塵些崇閔俯嚮瞰清泉些涼館燠室

華且鮮些幄帟張設樂具懸些圖籍博局陳後先些  
融神適意在所便些魂兮歸來高羅田些沃壤糞殖  
多豐年些九穀登熟飭糗饗些宿醞五投滑且堅些  
鷄鶩野鴈羔犢豚些蔬擷于圃矢魚淵些調芳百味  
斷葷羶些醉飽既具燕閑安些魂兮歸來高羅田些  
室媵婦孺迎脩門些僮僕婢御左右分些思極想象  
意精專些盱饗悽愴日眴眴些載進載入無逡巡些  
高堂總幕啓靈筵些盥沐醴浴湯蘭熏些饌羞牲齊  
衆豆籩些况檀具藝畫燭如椽些圖畫設像儼當軒  
些貌肖對越語不傳些衰麻菲屨杖絰環些哭聲上



籲達皇天些拊膺頓地淚迸泉些痛毒酷烈中涓涓  
些夢寐或通志意宣些宗媪世婦有弟昆些骨肉恩  
愛念棄捐些哀音不絕思纏綿些山靈壑怪來蜿蜒  
些寒虫助悲咽鳴蟬些魂兮歸來高羅些祖兆北域  
考西阡些松栢嶷嶷翠生烟些精神聚會長周旋些  
福澤後嗣永載年些魂兮歸來高羅田些七巖秀色  
霄漢連些白雲英英常巢其巔些靈鳳白鶴時往還  
些真人恍惚下翩翩些子如從之可登仙些魂兮歸  
來高羅田些

傳

友石先生傳

先生霸人也不知其姓名宦遊南方遭世變易屏居  
遠迹栖止于龍泉之上箨冠卉服葛屨繩帶與樵童  
牧豎田夫漁父雜處於沙門法雖不甚解然時往來  
聽其談論性簡易喜讀書吟詩飲酒酷有山水癖四  
時朝昏不問寒暑曳杖入幽林深谷攀高崖絕壁覽  
飛流潺湲每遇石處必坐坐則咄咄肯首自語嘯歌  
盤桓或解衣而卧既去復返眷戀不忍舍雖日遇百  
石率用為常戶外有盤陀陰雨不能出則倚戶佇玩  
清夜月出必就與蹲踞俯仰或賦詩一篇奏琴一曲



然後引盃孤酌陶然至醉不知天地之大今古之變  
身世之無何日月之不足也故凡龍泉之上目以為  
異人或問曰先生若是其愛石者石豈有聲色臭味  
之可悅而愛之若是是將與之友乎先生曰是固然  
夫天下之物皆有可嗜而人各有所嗜嗜不同者不  
可以共語也何獨是乎無聲臭味乎聲色臭味果能  
使人樂而忘死哉吾聞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  
聾五臭令人鼻亂五味令人口爽使我好之其如害  
何若石乃獨與我性合故愛之自吾之愛之也聽之  
過絲竹觀之逾丹青逆之溢椒蘭其之越芻豢石雖  
不言而以其形喻終日與我若相唯諾者而又不吾  
禍吾奚為不愛之哉且吾之耳目口鼻已與石化矣  
而吾心則又久然矣而吾與為友又何間焉問者無  
以復由是衆咸稱之友石先生云

### 閩寡婦傳

吾嘗讀列女傳信人道必本於夫婦夫婦正則父子  
兄弟可得而正矣暇日取鄉邑婦人能守義不失為  
衆所稱者粹而錄之為世勸焉黃氏者閩縣清廉里  
黃俊之女永慶里何登之妻也年二十五而夫亡生  
纔四歲女生纔四月上無姑嫜傍無妯娌產業隳墜



不足自給有勸其適人者黃氏曰吾夫不幸迫於橫  
禍而死遺孤藐然歲時祭祀實托於我吾奚忍棄之  
且自始與之齊即誓不變今而乃負吾心乎勤儉刻  
苦日夜紡績以育其子鄰有富人恃貲力每欲侵之  
不可乃挈男女歸外家依父母以居俟男女既長乃  
還銖積寸累漸復舊業年七十猶執女工不廢閭里  
歎服其姪宗原為余道宗原純慤謹行善著于友其  
言不誣也嗚呼世下俗偷民行不立士大夫不顧廉  
耻棄君賣友生而負之况其死乎觀於婦人亦可少  
聞過齋集卷六

愧哉

聞過齋集卷七

門人靈武王備編次

邑後學邵銅校刊

箴

聞過齋箴

海自始知學竊有志乎聖人之道然資質愚昧平日  
所為鮮能不悖於理中夜以思惕然內懼誠以人之  
有過不能自知而他人知之人知之而或將告之不  
其樂聞與否也則亦將不告而已矣然則雖欲聞之  
安得而聞之用是扁其見賓會友之所曰聞過齋夫



過而人告之者幸也過而不聞不幸也告之而不受受之而不悔悔爾而不改是自棄也海雖不敏其恐遽自棄乎敢固以請而箴用自警云  
人之有過鮮能自知知而必改其躬乃治嗟予小子寔寡寔陋雖曰有志而未克就循心以思据已而為是敢謂然自信不疑憂心皇皇如疾在體曷賜之藥而有弗喜幽幽冥行擿埴取塗曷炬燭之而有弗趨君子愛人示之以德既教既戒俾我弗惑遷善則有過改則無申以朝夕誨以坐隅

慎獨齋箴

爾身不善衆則知之爾心不善人莫能窺既形諸心爾則知矣奚必十手然後為指凡已善惡不與人於欺人則那欺已欺天念之未興鬼神莫測庸執爾心主一無適惟所謂一非物可尋專靜而存儼乎若臨兢兢夔夔罔敢或易如是而發發必當理嗚呼夙夜敬之敬之小或不謹去道遠而古人有言不愧屋陋在室然矣出則無咎靜慎其守動省其機頃臾弗替勉哉庶幾

慎獨箴 右丞龔思永得太子賜書慎獨二字請為作之



人之一身心實為主外以應物內焉發慮是心之發  
其端甚微人不能測惟己獨知惟正惟邪為善為惡  
為公為清亦為私濁當其發時如弩發機繆則千里  
差由毫釐於何慎之間居暗室慎之又慎深致其力  
勿謂爾獨上帝寔臨勿謂無人爾既有心孰明匪幽  
曷隱不顯無怠細微戒其不善一念不善勿使之萌  
不自欺已意乃可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舉而措之  
若掌斯指噫言之甚易為之甚難難於塞川難於為  
山星文煌煌青宮所賜野人作箴以相君子

吳彛字箴

族諸孫彛始冠揚先生字之曰有常予重為  
之箴以厲成德云

民有常德實天賦生蘊而為性發而為情手攝足履  
目視耳聆必循有則乃踐厥形聖人安之渾然天成  
賢人執之反身而誠道不可離理無定名承親為孝  
事上為貞禮正家室義敦弟兄四方上下舉絜其平  
毋縱爾欲度爾常程毋越爾分懼爾弗稱常言必謹  
常行勿輕見得視義思寵若驚多金重組布被藜羹  
在命有定適時或丁匪巧所謀非力能抨惟善常率  
惡爾常懲反常為異妖或以憑反常為逆禍乃以興



有常弗惑有常弗爭嗟嗟小子如日方升告教爾字  
爾式斯聽如響在御如木從繩動考爾常如射斯正  
靜守爾常心存日營德輜如毛言弗勝道豈有遠在  
人能弘陰師親友博史窮經聿觀往昔載稽典刑勗  
爾不怠德立道凝自天降佑胡考以寧我言諄諄將  
爾服膺

葉遲字箴

君子之道以靜為主寬則能容衆善所具裕則不固  
學乃以聚言出而詳不躁不瞽行慎而周不躓不仆  
慮時以動人孰尔拒事至必審義焉是取欲速不達

進銳速去溫溫其恭惟德之府雍雍其和爾躬則豫  
爰錫爾字曰仲綽甫承天之休福祿黃苟

愚樂齋箴

吳居真扁所居室曰愚樂或問之曰子以  
為大知若愚學老氏之學者哉將玩弄世  
故而自處默默乎將與衆櫻兒而自為谿  
谷乎將忌清冷而為污瀆乎將以退為進  
思不殆不辱乎將虔斷是虞為不材之乎  
將與人有餘而自取不足乎將為人不屑  
而惟善其獨乎不然奚其愚之足樂也居



真曰吾豈為是數者哉吾質鈍而懵於事  
然觀世之騁知用私而務計數者終日役  
役然竭力疲體勞神敝精而忘其性命吾  
耻焉病焉不若拙之無作偽靜之得自適  
也故以愚樂名焉吾將學為聖賢之徒肯  
從老氏者哉予聞其言而善之因其請箴  
以勗之

在昔顏淵善學聖人終日如愚步趨趨在陋巷亦  
樂不知其貧其愚如何四勿慎身博文約禮從夫子  
循循其愚如何仰鑽瞻忽迨卓尔益親天道且變心

不違仁曰吳氏子亦克有志寧樂其愚不飾其智名  
其齋居朝仰夕企顏何人哉希之則是

惜陰齋箴

陳生璠自表其齋曰惜陰求予言箴以貽之  
為學之要務在能勤勤則業進不勤志分古人為學  
孜孜求益靡寒靡暑亦靡朝夕孫康映雪匡衡鑿壁  
董生垂帷家園絕迹韓子焚膏窮年勿息嗜學若茲  
寧不成德今人為學或怠以嬉既間既斷無有緝熙  
暴棄不憚忍於自欺四十無聞由古所悲嗚呼人少  
易壯壯者易衰髮白齒豁駸駸相追及時不學汝將



何為大禹聖人寸陰尚惜衆人分陰豈可虛擲暖衣  
飽食無所用心語德則病奚異獸禽臍不可噬後悔  
何任誦言座隅一代砭箴

銘

古鼎銘

劉監丞家畜古鼎相傳商時物殆未必然  
然此器非近代所能造也玩之起敬為之銘曰  
貌質而野氣渾以堅我覲斯器如其人然噫古人不  
可作矣其心猶將託是器而傳邪

古劍銘

王使君有鑄劍甚古將埋之求予銘以識  
之為之銘曰

氣射斗牛鋒剗蛟犀利固在爾用兮有時淵深靜蟄  
雷聲奮飛

石磬銘

彼之硜硜乎叩之而鳴乎誰哉有心乎

石卮銘

奉無墜飲無醉不訾爾器

題跋

孝經圖跋



李龍眠善畫固其一癖常見詩幽風圖離騷九歌圖  
商山四皓圖此孝經圖皆有益於世士大夫游戲翰  
墨亦不可苟世俗但稱其描寫之工安知其用意之  
遠是豈本立道子輩可比耶

題自試方後

乙亥歲予自武林疾歸逾年弗瘳以至於困前後閱  
醫二十餘輩最後醫來但一診即辭去皆云不可治  
始甚憂即不可如何則安以俟之賴先世藏書頗多  
醫方亦數十種稍讀之以意度其可用者試之每一  
試而一疾幸減遂屢試之疾以次而除畢是歲脫然

悉去體矣自後遍閱諸方遇家人有疾請醫弗效者  
又屢試之頗皆得愈因錄前後所試及意度可者裒  
為集以備遺忘而便檢尋不幸有疾又將以自試而  
非敢以試人也

題風雨歸舟圖

千林暝色風雨淒淒萬里長江波濤洶湧一棹獨歸  
亦足慰人意

題醉圖

右醉圖坐而飲者三人從旁卧者一人坐而背相倚  
者三人抱琴而行不進者一人扶曳蹢躅還顧而笑



者二人一人俯而傾憑者在其前一人仰而頽僮從  
後擁一人弛衣跣足偃首橫體若斃兩僮舉而遷之  
凡醉者十三人僮四人嗟夫彼舉而遷者身世已不  
可知頽者傾者微二僮即仆矣還顧者豈不見抱琴  
為可笑耶坐者三人度不能起欲相倚以為安乃頽  
折腕脫兩手據地各披一面而飲者方且拍浮舉白  
酣酣相屬不知卧者已在旁矣嗟夫孰不飲酒也而  
遽至於是是果何美而嗜之不置前者昏昏不省後  
人之尚飲後人但飲肯顧前人之已迷商辛以此亡  
其國江左諸人以此亡人之國良工心苦徒發醒者  
之咲是徒醉鬼千載猶未寤耳

題商山四皓圖

嘗觀李伯時畫四皓商山圖意趣幽遠筆力精妙宛  
然千數百載如見其人因念少時讀西漢傳四君子  
避秦亂以去采芝賦詩若遺世者至漢高欲易太子  
大臣不能止呂后用留侯計延致四君子復出遂從  
太子見上此卷謂馬作予雖不能識然韻度高古亦  
足為佳觀其三人離立矍鑠蒿目若深憂攢首若共  
語一人仰空曳杖去之豈計欲出山三人已相唯諾  
其一人尚未定耶將昔人之見與予同固因畫以寄



意耶毋乃畫者都不省其布置偶若是耶是足以發  
予衷云

題太公釣渭圖

古之豪傑之士不幸遭時<sub>之</sub>否而隱乎空同之野寂寞  
之鄉與草木同腐而不悔及值時之亨則出而經綸  
天地品育萬類使三綱九疇得其序昆蟲草木遂其  
性其出處固自有道豈容易議哉如夏伊尹商伯夷  
呂望是已下如商山四老魯兩生嚴光之徒皆進退  
不辱至皇甫希之周顥盧藏用輩當時之機不免况  
後世耶方山山人持太公釣渭圖求題一言語稱呂

望釣於渭濱年八十矣遇西伯出獵載之以歸至武  
王時有牧野鷹揚之舉拯民水火以安天下其功不  
細矣然孟子言世無文王則終焉後世如是圖者罕  
見豈無太公邪抑無文王邪撫卷三嘆

書三先生帖後

右三先生手帖伊川晦翁各一南軒二伊川書世不  
多見南軒答宜州一帖論莫才都事公文之外別附  
此簡見閩臣州將之情相通而慮事之詳如此伊川  
書敦重朴素如周彛商鼎巧麗遇之自廢南軒書精  
神動越晦翁書意思雍容其心畫皆出於自然令人



敬慕不已彼世俗專以媚為工而學者紛然專以求其侶亦何謂哉

### 醉道士圖跋

畫以興趣韻度精神為佳三者不足而位置徒善則摸搭古人者耳是圖引稱唐人用懷素詩語作醉僧圖道士屢以此朝僧僧以錢十萬求左相閻立本作醉道士圖以敵之夫醉僧圖行舉世同一噓何乃獨仇道士立本位已顯又可十萬強役哉或者立本見醉僧圖其故習尚發則未可知而此特其贗本豈好事者托之以自售題引又從而佐之噫道家者流宗老子老子以清淨為法烏有其徒若是荒瀆哉就令有之不足為世損益惟士大夫若是則不可然則是圖獨不為士大夫商監乎

### 題劉監丞所藏海岳菴圖

前代畫山水至兩米而其法大變蓋意過於形蘇子瞻所謂得其理者是圖山峯隱映草木慘淡長江千里之勢宛然目中曾次非有萬斛風雲不能下筆安得此筆畫畫洞庭三峽石城赤壁使未至者若履其地邪吾嘗見真本於新安鄭處正家他皆臨本

### 題孫位畫馬融吹笛圖



史稱季長美辭貌好吹笛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教生  
徒千人坐高堂施絳帳列女娼歌舞於前器服多侈  
飾後世傳為之者豈非謂儒者盛節足夸耀哉吾觀  
張禹亦然禹之門乃有彭宣融之門有盧植彼二子  
之於其師若在模範之外豈獨絳帷乎是圖當畫東  
觀南郡非涼州朔方時耳若董子下帷講誦世乃不  
畫將以其淡薄不足動人耳目乎噫師道立則善人  
多漢始失之用叔孫故後來稱師若張馬使魯兩生  
之道行人皆如董子漢獨不可為三代耶東京文學  
末議也已

醉道士圖跋

予屢見醉道士圖所為醉餘顛倒猖狂之態備矣然  
皆宋人所作是圖規模體度有非唐人所能及者而  
其臨榻亦易識也

題鼪食瓜圖

鼪鼠食瓜物之恒情也而人共憎之重瓜耳鼪食瓜  
則憎彼碩鼠食麥食黍食太倉鼪鼠食郊牛反不重  
不憎何邪

跋羅源黃氏所藏朱文公手帖

文公先生道德事功被世其寸紙片墨流落人間自



當為世所寶况平生交游往復書札其子孫寶之宜何如邪此卷前四幅文公與黃運使書後兩幅右曹與左藏書五世孫燁出以相示捧玩之餘敬識于左夫君子之於前脩往哲觀其迹則思其人慕其人則企其行非徒寶之而已

跋藍仲晦書三體千文

古人作字不苟其運意執筆各自有度故其結體嚴密隨態而自妍近日稱善書者率如市娼妓冶備極無一點貞淑之氣使人赧恨不已此卷三千餘字清健雅麗沈著痛快篆得古意草解分隸無一脫法無一敗筆足見君子之所養窮而不挫老而不益堅故其發於心畫如此然未知世好何如也噫知之者鮮矣

題半方所

明月也能力不見階前影影方形且圓何礙隨逐病中秋夜坐心有悟焉若有助成此章者因題其所曰半方敢求敦好翁作小篆諸君子發之

丘鐸啓

道天地間無乎不在在人之所契焉耳若吾夫子嘆川流之逝子思子視鳶魚之察伯淳並花柳而至樂



存堯夫玩風月而清意足彼四君子則然他人其不然乎蓋達人因時而知化遇物而燭理景觸於外妙契於中明月在天容光必照隨規而圓隨矩而方方圓大小不繫於光而繫於其所受至體無虧因遇而應若丘隱君之所悟不其殆是乎夫如是則謂之方亦可不謂之方亦可以之名亦可不以之名亦可隱君之言固不盡意意有在於言之外將有善悟者得之

宋少帝賜高應松辭參政不允詔後書

宋至德祐國事已非元年二月侶道出督而自潰宜

中當國冬十月遣柳岳赴燕城議納土求封小國直學士高應松辭草表乃以京局劉袞然權直院為之二年二月少帝北遷參政高應松僉樞謝堂臺臣阮登炳郭珙陳春伯等從行是時王爚為相而去章鑑為相而遁陳文龍黃鏞僉樞密辭毋老而遁宜中留夢炎為相又相繼而遁惟前相江萬里家居赴水死其餘執政臺諫待從制帥監司守臣往往多降與遁迨景炎十月陳宜中又遁而宋亡矣嗟夫委質為臣固將死之任危邦無可去之義安享其利危則棄之誠亦何心觀詔中求助之言甚切其志抑可悲矣若



應松亦可謂不失臣節也已彼一時降與遁者何人使高公亦或為彼之為今之詔猶存簡書不足畏獨不愧其子孫乎此詔高氏寶之幸勿使降遁者子孫見之將貲遺恨於其祖也

書張原寔文集後

世俗為文務辭勝而已然多不根於理豈古人立言之意哉吾輩幸生濛洛諸儒之後聖賢之道大明於是為文而不根於理則亦無足觀已張生此卷殆百餘篇皆於道不背信有本者如是夫

贊

琴贊

元統甲戌予以十金質一太古琴名曰霜鐘其聲清以亮韻以辯自然以安超然而遠聞嘗試之取數琴合奏一曲出戶遠聽衆聲之中一聲掩衆聲而獨鳴者霜鐘也信其實矣愛之甚調之三年而反其人不

能忘之為之贊以記之曰

匪絲匪桐豐山之鐘匪搏匪拊至音泯泯凝霜在野素月流中冥心有契神化無功

霜鐘本泉州某家世器至治間里有蘇某者善審音因商于泉一見而奇之以畚物直百



金易之以歸甚寶之後家貧其孫以質十金於予予復寶之三年而贖歸持價尚五十金又數年家益貧遂五十金貨之予亦不能復售也因贊霜鐘漫記其事

### 混沌子贊

古之君子抱其美而不諧於世或隱居以求志或任情而自放故有以號易名而因以寓其意若天隨參寥之屬今劉生子中憤時俗之險鷲喬誥將游心於太古之先探道於杳微之極號混沌子固請於予為之贊曰

泰始茫沕泯然有無形之未形而難名乎至人優游獨與道俱不病于末不羨于初子何以言之混兮混兮天地之母沌兮沌兮萬物之祖寂兮默兮冥兮爽兮守之至冲達之無疵昔顏氏之子孔謂庶幾既得心齋終日如愚彼知與象罔皆安能得珠孰假脩其術迨其訊諸

### 逍遙道人真贊

昂然霄漢之志哀然宗廟之器錚乎金鐵之剛絢乎繪組之秀豈毫素之末所能寫其一二然神中黃石之編足下冷風之履殆將與汗漫者為逍遙之遊脫



汙濁而棄泥滓也

友石山人真贊

油然春雨之心肅然秋霜之氣鷲鳥獨擊冥鴻高逝  
昔時皂蓋朱轡今日麻袍草履此山之顛彼水之涘  
長吟獨行與石為友

直方贊

潁川陳某始來郡城予識之皙白䟽俊好學而文衰  
然佳公子也不見將三十年今年訪予七巖山下雖  
風采如故而顏亦向蒼聽其論嶷然不隨流俗波靡  
予善之夫人年少氣銳未嘗見事莫不忘自許高視

濶步議論隘一時語爵祿金玉不肯屑意至其終身  
所經營者乃其所不屑為者也不幸遇患難窮困百  
為不得一遂則垂首帖耳低志下意視顏色於人若  
戚施籛籛然何限也若子之意氣今昔未嘗小異豈不  
賢於人哉子以直方自號請言予予惟子之賢於人  
而不狎於人者固其在此然以自守則可以自矜則  
不可矜雖未至忿疾亦必取怨疾於人其非君子之  
道也吾之愛子也故以君子之道語焉昔者夫子贊  
易於坤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夫坤有柔順之德二  
居中得正故動而直與方苟非柔之德順德恒於中則其



動未必能然直而至於訐方至於不可行則亦焉用  
為德矣昔人有惡曲者終身不乘車有惡圓者終身  
不肯仰視天好惡之較甚至於此今子之好直誠無  
若昔人之惡曲子之喜方誠無如昔人之惡圓曰直  
與方皆以順發之則德豈有不善者乎為之贊曰  
坤有至性曰順與柔善承乎天其德優優二於其間  
正體凝位動直以方吉無不利厥利伊何直乃其正  
方乃其義君子法之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既立  
德斯不孤無行不宜又何疑乎曰直與方於是為大  
聖賢可幾孰不予畏

薛子威真贊

畫所能擬者子之形容所不能寫者子之心育好學  
如不足為德務益充其待人也恕其愛民也若恫單  
父宓子賤中年魯恭觀者因吾言以求之則薛子焉  
可逢

自贊

爾之憂謂學之不脩其不憂蓋於人何求追往駕而  
不及喟獨行其誰仇策駕鈍以自勵將歲月之無適  
惟岱高其可仰庶卒歲而優游



聞過齋集卷七

聞過齋集卷八

雜著

門人靈武王儼編次  
邑後學邵銅校刊

刊子朱子家禮成讀之有感書齋壁自做

吾讀冠禮而思身之未脩讀婚禮而思家之未齊讀  
喪禮而思愛親之未純讀祭禮而思事親之未至吾  
不孝大矣吾罪多矣嗚呼皇天矜予乎鬼神相予乎  
祖宗保予乎往者不可及也惟兢兢以自厲庶來者  
其免夫



感春操傳德謙作琴操曰感春屬予知之  
春之陽兮卉木具菲運之愆兮六合具腓時既邁兮  
可追文欲墜兮凜乎予中之危予朝不食兮苦飢夕  
不寐兮式歌以唏悠悠昊天曷慰我思

### 木石居辭

會稽胡生放曠不仕自號木石居子名公  
廣為賦述亦徵予言予陋且固豈足發明  
深旨辭以問之生越人而寓於甌自閩視  
之地皆東北也故稱北東之人辭曰

北東之人兮子何木石之與居桓桓蒼蒼以挺植兮  
凌霜雪以為娛魁危磊砢終古而不變兮塊獨守夫  
貞固徇同類而弗群兮狎異物以為徒將中契而道  
冥兮外不言而形喻噫于噫于黃農遠兮有唐虞莘  
則耕兮渭以漁我思古人兮中鬱鬱以紆末之從兮  
吾將穀城與申屠已焉哉松栢斧兮牛蒡其樗石則  
言兮鞭以驅戶且棘兮曷云其途四方上下兮一為  
蘧篠子之所兮何如北東之人兮吾將諗諸

### 答問

吳子遜居水西閉門不出客有過焉問曰吾子亦有  
憂乎曰有曰然吾視子衣服不及時饘饘常或虧終



日轉徙無有定居然竊怪乎于室雖貧不踏踏以求  
於人迹雖窮不潰潰以撓於中談古道今言論無取  
徇衆違俗獨立誰與子非拙以愚非喪心失志其不  
憂如何吳子曰聖人有言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  
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是安足憂哉然子謂我愚拙實  
然亦豈喪心失志乎吾幼好學長而彌篤攀前脩之  
逸駕追往聖之遐躅既孜孜以求道屢顛沛而不易  
牽繩制墨以就桀燹年邁伯玉而猶非志慕仲尼而  
不及閔閔乎老之將至而弗覺也是敢不夙夜惕厲  
畏且懼乎此吾之內憂也若乃感莘野而懷伊尹仰

西山而思伯夷誦鴻鴈而哀流人披王風而悼彼黍  
而又閔杞人之無寄嗤夸父之不量力則吾之外憂  
也抑又思夫古之人相告以善相勉以義書曰胥保  
惠胥教誨今之人相尚以詐相飾以偽詩曰為鬼為  
蜮若是者皆我所憂而貧則非也客不曰悅吾不曉  
子所謂吾聞衣食足然後知禮義今子飢寒之不恤  
而道是謀困躓之不徵而學是力誠所謂憂不切之  
憂務不急之務已之多云又以慮夫人之謬惑不通  
吾向徒愛子今視子若是之固流離困厄皆所自取  
尚未知底所吾亦何有於問子哉亦不能問子矣揖



而去

書禍

道之不明學害之也學之不絕書禍之也今天下之書已多矣然詩書易禮樂春秋孝經論語大學中庸七篇凡六經聖賢之言未嘗多也商周以下秦漢以來十八代史記紀傳表志編年紀事之不可無者未嘗多也所以多者皆諸子百氏外家雜言異端邪說數之不可計其名讀之畢世不能盡其卷帙無益於心身不資於家國非有補於教化風俗治道徒為多矣况其偏蔽邪曲足以湮正理炫耀反覆足以蠱人

心其揣摩計較欺奪足以壞治道使人身心不安順上下不相親福祿不常有皆是書之罪也然其言或放蕩而無涯或幽昧而難窮或狎志而易入或近利而有功故世鮮有不好之者至其詼諧鄙俚隱諷神怪之淺近可咲誕妄不足信者則俗儒賤工又爭取以為博物洽聞夫揚墨老佛諸書六經之賊也管商申韓諸書治道之賊也遺事外傳史氏之賊也蕪詞蔓說文章之賊也竊意上之人有王者作將悉取其書而禁絕之然後讀書者得以專其力於聖賢之言精其志於身心之學玩其意於國家得失成敗之數



考其實於古今治亂興亡之迹如是則學正而道明而書為有益於世不然者日盛一日世滋一世夫豈有窮哉夫欲禁之必自上始使朝廷大臣通經術者會諸儒講諭定其品目自經史某書某書及宋道學諸儒之遺言不禁其他則皆禁之諸家文集自先秦以來近世諸人之文悉加纂輯類為大全其餘一切除去必秘府不蓄絕其根本然出令天下非官所定民不得輒藏坊市不得刊鬻場屋引用者黜降停年民間文字不得引用無稽之言如女媧補天長房縮雷與夫齊諧雜俎列仙異書既絕數十年之後童稚傳搜神記幽怪錄之類

生長不涉異聞其心志不惑惟經史聖賢之言入者為主於以養德毓才廣量成器其效豈小小哉

書貢尚書閩南集後

右尚書貢公遺藁在閩中作者題曰閩南集叙引皆一時名公贊述備矣其門人鄭桓以予於公有一日之雅俾綴一辭然予亦豈知言哉惟國朝文章之盛足以追配往古而公自先文靖公已暴名海內而公實繼之威儀步趨既有家法若富人之子而服用奉養之有素世宦之後而風聲習氣出乎自然故公之文豐腴清潤無山林枯槁之態溫厚縝密有臺閣優



游之體敷暢條達如春花之妍委蛇演迤如長江之  
流海之所以竊論公者如是尚憶香巖寺別時公執  
手屢問何以益我至不容遜謝乃曰公在閩所贈  
不已多乎公慨然深領余意要至蓮花寺信宿尚欲  
有傾倒而予不可詎謂此別遂為千古乎因覽遺藁  
不覺愴然

書盧明安事後

宜春夏生為予言至正壬辰春紅巾犯江西王師禦  
之夏生從其舅劉世昌佐哈海赤尚書幕府涿人盧  
明安亦侍父從戎明安敦厚簡言有學問生與交甚

相得未幾生省母入閩明安父沒亦還居豫章戊戌  
四月十六日陳友諒攻豫章城垂陷明安出伺望欲  
奉其母以逃至當當池遇兵入明安度不得脫即自  
投池中人以告其妻劉劉亦赴池與俱死生既叙其  
事有譏者曰是死無名明安無官守言責姑聽其執  
未必見殺豈徒傷勇抑實不智子為傳播子亦祗取  
哂耳予曰有是哉夫死者人之所嚴生者人之所順  
苟非懦弱畏怯遑遽失措則必內有所守顛沛之際  
乃能舍生取義視死如歸耳吾不知明安所植立何  
如明安豈不念母懷妻欲全其性命骨肉特不肯枉



已從亂謂生不如死顧欲以死為生耳而劉氏又能奮身以殉其夫非獨情愛之私蓋明安讀書平日閨門禮義之化不然一婦人女子倉猝有能若是之勇哉譏者之言無乃內有所歎故預為是說使他日有官守言責而偷苟免亦析人之不議已烏可哉

讀管子

管夷吾在春秋世稱為良臣其相桓公不過樓諸侯以相伐擅其勢而竊其利其獎王室繼絕攘戎事雖正而心則私不如是不足以成其謀耳書凡八十五篇亡二十餘篇大會明法制數設利以致人求其正

君道民之術無有也至論皇帝堯湯益誣矣菁茅石壁之謀中智所不為若內業白心等篇其心術之微可見嗟夫彼以利誘其君苟輯於一時而開後世無窮之禍身死而其言已遠君薨而國內大亂智不延于身又及其君乎蓋其才雖富而心則狹故識甚淺而功可羞然其不仁亦甚矣後世申商晁錯之倫無非宗管仲者孔明自擬豈謂其才邪揚雄推尊管氏亟欲以王霸混之蘇子瞻善論猶以為仁何哉張嶠區區無足道也

讀墨



韓退之稱墨翟與孔子同道是何言之過歟夫墨之於孔猶紫之於朱也退之未能深明夫子之道徒見墨之言大故從而惑之墨之道變而無本孟子拒之之嚴懼其惑世害仁而誣學者而退之所取乃正在是觀其書以親士為首而脩身次之既失先後之序謂聖王率百姓以尊天事鬼尚賢者天鬼百姓之利不上同則天鬼惡而罰之言天必鬼矣不專理哉錐刀井木之喻死其所長大盛難守則老氏之意而自異於其道矣曰得意賢士不可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賢亦有異也與經二論究其旨歸不過以力時急而自養儉為治國之本墨翟生戰國之世原其立心以愛則固賢於申韓管商之徒謂其知道則未可烏敢以並孔子哉退之晚歲乃能見道與孟簡書言揚墨之害蓋讀墨少作也宣編錄者不知去之耳因讀墨并論之

讀鬼谷子

鬼谷子三卷二十二章凡以陰為守以捭闔飛箝忤合揣摩為用讀之使人神志遁叛道德消喪真世之大賊也豈但探囊胠篋發櫃而已人非內有所定而遽觀之未必不為所蠱既賊于心必賊于人用而賊



天下國家傳而賊于來世若是之書惟當棄而不觀  
若是之人惟當絕而不交妄與之言必為所誘嗚呼二  
帝三王之道惟不行而世有是人聖賢君子之學惟  
不明而世有是書豈徒斯人之不幸抑乃天地之不  
幸而至今存何耶有聖王者作是人固當誅是書固  
當焚也吁可畏哉

題念上人詩集

念上人警敏嗜學繙經安禪之餘往往從事觚翰以  
故多與文士游為縉紳所重暇日持詩兩卷求益予  
觀上人之詩其用功可謂勤矣勤則不可禦也夫詩  
正與禪類學之雖久悟在一朝方其學時何者為悟  
及其既悟何者為學然未有不學而能悟者上人以  
吾言驗之他日禪益悟而詩益神矣

樸存解

鄭純甫學古之道恹然自守不為文飾術外希世取  
名聲人或譏之曰是儒生斯世而不為斯世是何猶  
有樸者存也純甫聞而笑曰彼論我實然不誣也乃  
自號樸存人以質於予曰鄭叟愚者邪人以樸稱已  
不怨喜而受之又以自名何邪予曰鄭叟賢乎哉昔  
者莊周高世士也人命之牛則諾命之馬亦諾牛與



馬皆受不亂而於周之賢未嘗少損吾固知鄭叟賢者也且子謂樸善乎不善乎夫天地之生自太始則有太素太素非樸之謂乎是其為生之質物之體事之原也夫禮始於杓枝樂始於土鼓飲食始於汗尊燔黍作服始於衣皮宮室始於櫓巢書契始於結繩一何其樸邪是時人淳俗野率性而為上下不爭四海如一當時不知所事後世無聞其迹逮中古聖人者作然後樹道以興教因質而設文而典禮品秩文物法度生焉文質蓋彬彬焉而樸未嘗離也故五帝有雍熙之化三王成大同之治萬世不能加矣自是而

決任胄認以為功而忠定處之缺望忠定亟收海內名士將以興致任胄意不便旋於其間陰引同惡以傾善類未幾去首相不與廷議事多從中下李沐何人敢為禍首事無可指遂諉以同姓圖不利杜魏蓋將一網盡之章穎徐誼呂祖儉諸人皆以救忠定相繼罷斥李祥揚簡又出補外儉人之黨立朝殆遍事亦無可為者而六館諸生乃復有能回天拔山者哉若武岡守楊公宏中時方為太學生與其徒六人上書闕下彼忘其身之微將以一杯水濟一車薪之火豈不智不量其力蓋義激於中雖以試刀鋸鼎鑊而



不悔可謂難矣當時稱六君子夫豈虛美哉忠定既竄學禁旋興禍如東漢之李馴至開禧天下幾亂嗚呼小人得勢豈徒君子之不幸實有國者之大不幸究論其卒彼亦何利焉至今武夫童子聞仇胄之名哆吻唾罵若楊公之後無賢不省見之必曰慶元君子之後莫不加敬是理安可誣哉抑予又論士大夫於天下太故不避禍難憤切言之至於朋友僚屬之際其事不係天下之重而能悉心以規諫者蓋寡非秉心不私而愛人以德者詎肯然邪觀公汪察院一書益可徵其平生矣公之五世孫綱出公遺像及公

降文浮質泯而樸之存益少故夫子有從先進之語林放問禮之本則大之子夏聞素之說棘子成有何以文為之嘆皆衰世之意也自是而又降則世愈變而道愈微政愈繁而俗愈偷然至於今極矣譎欺以為知婦孺以為仁劫質以取信相下以成禮簡情以為義五常既虛九德不立人紀大壞求所謂樸蓋萬一不存矣顧其攘攘憧憧喬喬詰詰如蟻如鬼如蜩如虺噫若是尚得謂之人哉今鄭叟誦聖賢之格言慕前脩之景行遵先王之大道衣則逢掖冠則章甫業則詩書守先世之田廬安分無求不矯矯以為直



不溷溷以為污不苟苟以為容不皦皦以為明不僥倖而行險不索隱而為怪俗塵不蒙世紛不繳恬淡以樂其生優游以終其餘年吾方愛其世顧以為譏邪且夫大羹不調至璞不雕子將以羊質虎皮者之為尚邪將以鞭臘而拖為寶耶是何朴之譏也其人不能對吾請復諸純甫

書宋武岡守楊公遺藁後

自古及今君子之慮小人不審而尋被其禍者衆矣予因慶元君子之事而有感焉宋寧宗之立趙忠定公汝愚之力也遣任胄白意太后不得事因闕禮而文藁瞻仰之餘敬書卷末噫世有誦公之文覲公之容不汗背泚顙者亦幾何人哉有內揆不能而外為大言以欺世者公之罪人也

祭鄭氏甥女文

死生之際人孰不悲我悲獨深欲將告誰汝母吾姊當娘汝時年二十六產汝而斃念汝之生尚安可期既脫襁褓又離孩提視汝長成幸汝有歸婚亦吾甥室家孔宜生女生男我懷怡怡汝家凋敝汝力扶持道汝艱難我內如剗去載入山我禍游罹汝遠來唁相對淚垂寬譬百端謂之數疇孰謂汝歸奇疾遽隨



豈無盧扁望勿能汝治弟汝妹汝姑汝姨環立拱視  
愛莫能施張目待盡汝情若而嗚呼人以百歲為不  
足汝竟如此而止昨日見汝之生今日見汝之死吾  
哀誠不能置也嗚呼我昔哭姊痛視汝存今日哭汝  
不忍諸孫汝有神靈相其成立受命不豐庶為後福  
殞宮孔邇幽坎何期祖奠一觴庶幾享之

諸妹哭羅氏姊文

人之至親父母兄弟死生疾病皆得相聚何不幸者  
獨為女子我重不幸自幼而孤我母先往我父繼殂  
姊妹四人與兄弟俱同生異長行各一隅惟姊最遠

有如越胡間歲來歸能一聚首雖則暫會別亦不久  
姊復多病不利起居不能苦留為我躊躇握手欲別  
淚恒至枯將病之原亦由此歟暮春之還姊為我語  
念病既久恐遂不愈子少未教女幼未笄病夫及死  
焉能置懷干戈猝與人各奔竄及其少定乃得相問  
姊病已劇伏枕弗興奔走未及訃云姊瞑呼號無天  
踊頓無地骨肉永絕此生已矣哀哉昔姊嘗念欲得  
諸妹過從而不可得今諸妹來求見姊不可得矣有  
淚如河不能到泉姊能有知我心則傳清溪之水流  
怨無已出門一慟夫復何俟



祭葉棋文

人之始生柔弧蓬矢志在四方曰丈夫子彼窮與達  
數有偶竒彼短與脩命之不齊在己者崇在天者俟  
惟曰懷居乃士所耻古人有願馬革裹尸首丘屬續  
視死何悲子有鎡基有時有勢出門耿耿一咲萬里  
煌煌京國王粒挂炊子留兩年不知客羈曳裾王門  
珠履追隨囊錐脫穎薦擯交馳有志不遂有才不施  
命不與謀誰能謀之嗚呼嗟嗟大江西流兮粵臺之  
下江之悠悠兮岸幽幽揚花飛兮送行舟子之行兮  
萬里望中原兮阻脩嗚呼嗟嗟朔風起兮吹黃沙黃  
沙驚兮亂棘眼雲憑憑兮念子遠春雨深兮烹鯉魚  
秋鴈來兮重寄書忽乘風以長逝逐飛仙之瓊裾嗚  
呼嗟嗟可柰何氣填鬱兮淚滂沱悵後期之不復惜  
往日兮柰何尊有酒兮豆有核長歌下招兮心結惛  
耳聽兮語言容貌兮吾前情枉切兮不得宣恨枉深  
兮不能傳知死則天有定兮吾為爾獨憐

祭鄭以弘文

嗚呼天乎謂天不言所出者理善人之生為天地紀  
善人遽亡天一何恃或者謂治世天道昭明亂世天  
道反覆是固然邪是不然邪賢哉鄭君耿介獨清凜



凜操節長松堅冰上師聖賢抱守遺經視黃金不富  
駟蓋無榮世之何物足以動子直不能與世俛仰隨  
時重輕則為造物所厄耶賢哉鄭君吾黨之師曩嘗  
一相見令人愧厲數日今其已矣誰為余益此予所  
以傷心刺骨蓋與君心交而人契非徒惻惻而已噫  
是果命之然耶世之名一善者近亦往往淪謝自哭  
君之後復哭二三友矣嗚呼天乎天胡然哉匪言之  
長以宣我哀

祭蘇善卿六丈文

人之有生則必有死死顧有為人所幸有為人所惜

至於人莫不痛其死則猶不死也嗚先生之質之純  
盜然春和粹然玉溫表裏如一誠意肫肫得善而喜  
忘食失寐聞惡而戒如刃剗鋒鑽讓夷推德周貧急  
難生不負死行必踐言孝友子諒悞悞恂恂自其家  
無間言自三族無間言自鄉黨朋友下至僮僕無間  
言雖婦女童孺莫不變敬以至克頑險狡皆革面而  
不敢售其奸此豈富足以致其慕勢足以起其畏耶  
比其沒也聞名而不識面者亦咨嗟感嘆此又安可  
得耶海以繾綣之親辱知最厚痛悼之私實逾常品  
然所論述則不敢過也嗚呼載思往日一話一言談



經講道酌酒酌篇青鞋布鞵水涯山巔荔陰橙香月  
下霜前徘徊接武咲語連肩亂離相依廬旅仍年去  
年冬初君時抱疾我往來慶謂君六袞豈知勉強為  
我追陪曾歸幾何遽以告萎肝腸傾翻骨肉驚顛傷  
心欲狂涕淚如霰嗚呼我有病疾君省候之我有患  
難君赴救之我有不及君教誨之凡我中曲君盡知  
之君有所為與我謀之樂為我喜憂為我戚而君之  
疾我不得視湯藥君之沒我不得視續息終天之別  
不待永訣於我私情如何如何蚩蚩橫目或得黃耆  
君不百年何足為壽海也道不侔於時用不符於世  
貧賤寡陋不足敷發潛德尚逢白居易為建善人碑  
象峰之阡出門企尺既安且固利其後嗣靈辰永遷  
輕車載路薄奠一觴瀝此情素哀哉

祭漳州知事史大年文

嗚呼君家在蜀而墓于此蓋生于此長于此仕于此  
沒于此得不為閩人耶方烟塵之蔽空望故都其何  
許委順則何往不安乘化則何在非寓七十已稀何  
必百齡青袍足章何必緋紫念君賦性孝慈以友念  
君與人敬信可久君之居官守法畏咎徒限資格用  
不盡試晚嬰耒疾粵自前歲屏居謝事不出門戶每



一相見則趯然喜及其別也常法然涕謂我知君欲托以死嗚呼君平生居而不怡老而不釋沒而不瞑者我固知之矣君亦自知之是果海所能理能承此寄而不負耶聊觀造物者而已吉日辰良爰即幽宅惟茲宅兆既堅且好君手所營君目所覩妣兆在右實惟君配萬載之寧君窆于左嗚呼已矣平日相知相愛之情固無間於死生也有酒在尊君監此誠能舉之否

祭陳氏女文

嗚呼汝生而令不為男此吾家之薄祐適人而不與百年生子而不及長育幼失其賴良喪其助亦豈汝家之薄祐耶珠沉玉墮兮桂謝蘭萎芳烈不聞兮光輝掩而汝有知兮無知人之悲兮有涯我之思兮無有窮期

雞心巒墓祭文

歲在庚戌冬十有一月壬寅哀子海既葬我妣涪州令府君宜人楊氏我所生母高氏及弟福寧監統吳次宗懷安縣恭順里雞心巒而奠以告曰嗚呼自吾親之沒二十年而後克葬傷哉貧也負罪忍死生天地間仰惟鞠育之恩顧茲衰病之年昊天罔極其曷



云報今宅兆既建言即窀穸千秋萬古永無見期攀  
巒松楸不勝感愴吾弟次宗以君之賢克繼先緒遭  
世擾亂遂退不仕年亦何促知命不俟君昔垂絕之  
時呼兄欲言而不得言者豈非以後囑我耶今葬二  
母于茲君實從葬我殤子榘亦附于旁天光照臨土  
燥以剛山川秀妍四時異景君其樂之猶有神靈相  
其後昆

聞過齋集卷八終

題聞過齋集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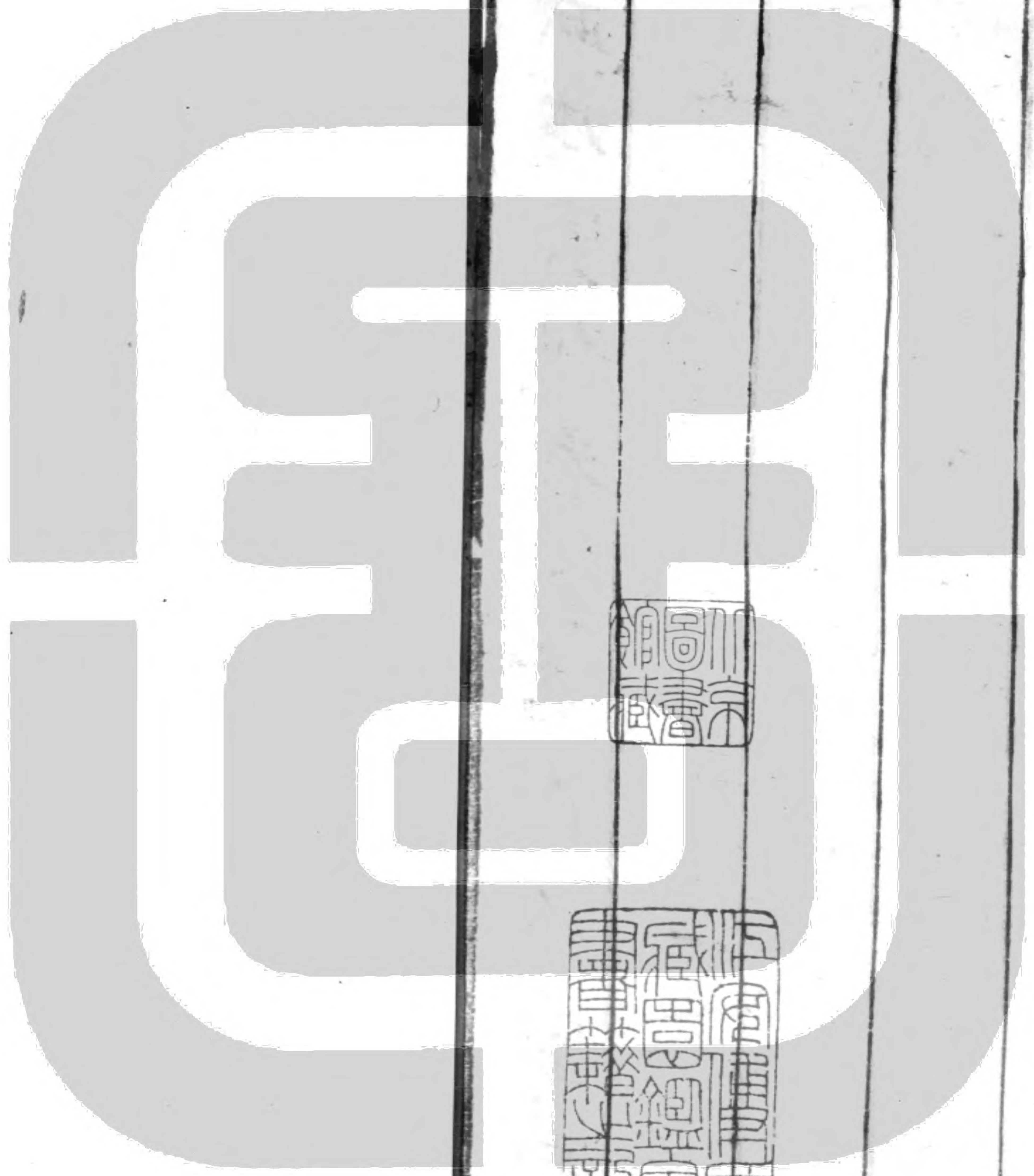
右聞過齋集八卷乃先師魯客吳先生之  
所著也備懼其久而湮沒不傳遂與同志  
謀鋟諸梓嗚呼先生以剛明仁勇之資充  
聖賢誠正脩齊之學不幸生匪其時視當  
世有不可為者於是卓然長往終身不沾  
一命然閒於閱歷古今感時憤事則寓於  
文辭以發其趣惟其蘊於中也弘故其著  
於外也茂是編之作毋慮百餘篇確乎  
言切而理當氣充而筆嚴讀之使人肅容



斂氣不肖之心喪溺消沮盖自六經之文  
不作濂洛載道之言以下而文之有益於  
世者僅於先生得之是豈世之文人墨客  
操觚執簡馳騁於辭藻之場者所可異哉  
此讀者自有以識之矣烏待僂一辭之贅  
第念曩昔先生與先府君相信彌篤故卒  
俾僂得受學于先生之門今去先生十有  
餘年而先生不可作矣顧以僂之不肖不  
能繼承先志而先生之道莫之聞也僂覽  
遺文涕泗交作時

洪武戊寅仲秋初吉門人靈武王僂謹識





上海圖書館藏

上海圖書館藏

上海圖書館藏



卷一